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六目錄 外編

往行

王驥　李瑾　任福 三則

錢古訓　馬文升　楊廷和

王哲　楊溥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五

以夷攻夷

前言

高公岱曰成祖五出漠北三犂虜庭當時亦苦其勞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之震後世所藉賴不淺也成祖在當時豈不知敝中國之力哉亦昔人所謂爭先而處強耳嘗見漢高祖百戰定天下晚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困于白登及尉陀之霸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我成祖北靖沙漠又以其時南定交趾其威德所加不過漢高遠哉雖然北虜在當時亦有可乘之間馬哈木負篡逆之罪阿魯台又從而傾之故吾師得以摧瓦剌之強及阿魯台敗于瓦剌而也先土干又叛之來附故我師又得以奏瀠河之捷大抵夷狄仇殺中國之

利漢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用是道也近時諸虜酋中惟俺答最強其爲邊患最劇然聞其與瓦剌小王子不睦君臣之間多隙而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中國取事之機會也倘有能如張騫輩使往偵之豈無得其要領者

于愼行曰中國之形惟以夷攻夷是爲上算元昊負山阻河跨有萬里而吐番角廝囉以鄯州一隅兼有回紇之衆通于青海高昌諸國朝廷因授節鉞使背擊元昊以分其勢此制夏一奇也唃廝囉雖未必卽能抗夏而能牽制其後使之有所顧忌不敢內侵賢于中國十萬師矣宋人乃以不能立功少之是不知事機者凡立功之形不必一塗固非以斬將搴旗然後策效也唃廝囉之功不在攻擊而在牽制視攻城掠地之勳伐豈有低昂哉且以元昊之橫舉中國之力不能得其一壘而以責部落夷酋于萬里之外一何迂也

又曰中國有四夷之患勢在以夷攻夷使之自斃然必中國之兵力足以驅使而後可借其奔走以爲折衝之具如中國之力不足使屬夷而

欲專恃其力卽幸而一勝戎且生心是又生一敵也然則以肘腋之警而求助于外知其計之左矣

往行

屬夷前

前言

太祖高皇帝曰四方諸夷皆阻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卽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馮應京曰中國富強震矜易作矜則侈大而興戎矜則怠荒而不戒幾在獨覺之中而禍形八荒之表矣此祖訓待夷之道如指諸掌厥後臣工失晝非啓釁則忘備卽如安南師旅頻興糜費無算嘉靖二十年降爲都統使司以授莫登庸後其孫福海復爲黎寧所逐乃置不問何如

愼之初也倭本不可與通永樂初開門延入至嘉靖間東南驛騷週年東援幸成西侵未艾殊非信國公修備之意虜之當備明甚永樂中割大寧與之寖然寖熾即紅羅白雲開平木葉東勝拂雲之險皆不能守正統末幾至覆沒弘治中繼以火篩浸淫剖折幷朔方河南故地遂失自是歲憂匪茹官冗費繁隆慶以來計出羈縻特市忘備耗軍實以飽寇雠未知所終斯時也孝武衛霍之征誠所不能孝文頗牧之思寧容少懈耶嗚呼言利執于田禽患預消于事備惟上下一于愼德而疆埸之事謹備不虞即萬世治安可矣

鄒緝曰昔晉武帝徙胡人于河南內地羣臣皆諫以爲不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達靼胡人入中國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盛其供帳以待之夫人莫不安土重遷不樂遠徙況地番夷習俗既殊豈肯背其本主違去鄉土而居中國乎今宜使其來朝之後即賜賚賞而遣之勿使久居中國有願留者亦宜遣令出塞俟三四年後復議之蓋四夷歸附朝貢雖足以爲中國之盛然使之久居于

內地窺見中國之虛實恐非今日之所宜亦非他日之所利也彼皆人面獸心不識恩義實以貪求中國之貨賄而已一旦待之有不至必且為中國患矣

商輅曰朝廷貨財多為下民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將次等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舖行人等多估值價賣官規取京藏銀兩又番僧授職在彼土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便鈐束撫化鄉人近來在京閑住者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法王等職一概給與金印符信圖書前任所給者悉皆收留其由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侵耗貨財乞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諳曉玉石之人辨驗第一等者計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許其量帶盤費其餘悉令在彼貨賣不許一概帶來沿途扛運應付艱難如違許巡按分巡等官徑自拏問番官陞官職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印信合令該部查收以後有新陞職不係本土管事官員復請給者許該部參奏

發遣勿令在京生事紛擾如此庶事休得宜財無妄費矣

丘濬曰昔人有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雖有華夷之殊而其思鄉土戀同類之心則一也況彼戎夷稟性絕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爲大匈奴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之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來皆生長中國其與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國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爲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國者固未必如晉之多然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爲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請以今日論之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稊稗生于丘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寘之畿甸之間使相羣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顧亦賴其用矣然而已巳之變虜犯近郊

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刼掠平民甚至有爲虜嚮導者此其已然之故
而可爲明鑒者也當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有處
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說者若謂此輩
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不必他慮臣竊以爲晉之諸胡經三朝歷數
百年尚不忘其故俗爲中國戕患況今入中國未有百年而衣服語言
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爲之遠慮況又有已驗之實效
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如此蓋今日慕華歸王之人久居內地勢
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凡
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遞陞一級給與全
俸無官者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勑兵部銓撥于迄南衛所衛不
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
不失其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又曰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番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
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爲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

廢其千百以其偶然而遂不信其常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智習性自然殊别及其混處之久則不知不覺而合爲一矣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托處聯絡而親比日染月化遂認并州爲故鄉者多矣然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常無非惟無異言亦無異夢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死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我之勢方強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彊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爲去留此等之事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説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鑒哉仰惟我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賚之以顯任惟于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所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于唐人不用番將爲上將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之人無所疑于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輕變者也

李賢曰達之先本狄也以畜牧爲業以中兵爲任亦其雄健驍勇之氣

習使然也故其俗雖絕衣冠禮樂之教而用之可以壯兵威然人雖異域而亦同吾性苟詰之以仁懷之以義其不人其人哉吾聞王者以四海爲一家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毋亦養之以有素教之有漸也不然何吾越斷髮文身之域今聲名文物甲天下而亦可謂之夷乎五嶺之南負山阻險相拒千里爲盜者擁兵阻阨大肆虔劉且以要招撫吾見郡邑之兵罷耗益甚紈綺之子但席前休以利其身圖不參以達舍爲先鋒何以奪其氣而寒其心哉是以我朝凡蒙古色目散處于州邑其後也凡降夷賓之內地而調用武臣冀之居室厚之廪祿授之官職封宇底靖俾之時程其藝一或有警各殫智竭力而期獲賞焉而程勞進級者相望于先後此眞大造不棄物聖人不棄人之道歟說者以爲犬羊不可狎麋狼不可混五胡亂華覆轍可鑒也不知晉之八王交攻綱紀大壞雖無五胡豈能延祚乎哉殷鑒不遠惟在事爲之制曲爲方防也且金日磾之忠漢渾瑊之造唐彼非狄類乎孔子曰有教無類在上之人勞來匡直之而已矣宋時嶺南凡有征戮亦調

番軍如狄靑破儂賊于崑崙關以番落取勝番落者皆西北熟羌及吐蕃團結爲兵者也我朝成化初巡撫韓襄毅公征剿廣西諸蠻峒斷藤峽入寨及廣東高雷等處流賊奏調達官達軍千餘名專命都督僉事一員領之而猺獞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調發月給廩餼下程柴薪予冬夏衣帽子孫亦許承襲然異類荒服其性驁悍雜處內郡其後醜類延蕃懼或生變善駕馭者當自有道已

李賢曰京師達人不下萬餘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分之一而實有之數或全或半又倍徙矣且以半俸言之在京指揮使正三品該俸米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達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贍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者寡此非倖位之比也夫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關俸米一石以一身計之其日用之費不過十九況其父母妻子乎臣以爲欲其無貪不可得也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饑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

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其達官愚以爲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足京官之俸全生民之命則本固而邦寧矣贍邊軍之給則效死而守職矣足京官之俸則知恥以養廉矣得此三者利莫大焉夫夷狄人面獸心貪而好利乍臣乍叛慌忽無常彼來降者非心悅而誠服也實慕中國之利也且達人居胡地未必不自種而食自織而衣今在中國則不勞其力而坐享其有是故其來之不可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矣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爲萬世長久之計乞敕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國家無益之費而又消其未萌之患

汪鋐曰番舶一節東南地控夷邦而暹羅占城琉球爪哇浡泥五國貢獻道經于東莞我祖宗一統無外萬邦來庭不過因而羈縻之而已非利其有也故來有定期舟有定數比對符驗相同乃爲伴送附搭貨物

官給鈔買其在祖訓謂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多帶行商陰行詭詐故沮之自洪武八年沮至洪武十二年方得止諄諄然垂戒也正德年間佛朗機匿名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烹食嬰兒擄掠男婦設柵自固火銃橫行犬羊之勢其常狼虎之心叵測鋑與前任海道副使併力驅逐肆我皇上臨御威振絕域邊境輯寧凡俘獲夷酋悉正極典民間稽顙稱慶以番船之害可永絕而疆圉之防可永固也何不踰十年而折俸有缺貨之嘆矣撫按上開復之章矣雖一時廷臣集議不爲無見若使果皆傾城奉貢則誰不開心懷柔以布朝廷威德設有如佛朗機者冒進爲患則將何以處之乎祖宗舊制凡進貢以有金葉表衣來者不過一舟舟不過百人附搭貨物不必抽分官給鈔買頑民不許私相接濟如有人貨兼獲者全家發遣則夷貨無售其私不待沮之而自止矣番船一絕則備倭可以不設而民以聊生鹽貨可通而瓊儋之利皆集矣

周用疏曰三河縣五軍營草場一處多係宣德年間歸化達官任玉王

鎮等往種自昔歸化之時給與莊田以裕其食用此固朝廷招徠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久生齒漸繁地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至有逼于饑寒流爲刦盜者甚非所以安遠人而來慕義也詢之于人咸言自此以至河間達官之營相望不絕貧不聊生者與此營略同稽之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古者聖王于夷狄之未服者尚欲綏而撫之又况慕義來歸居于吾土者豈可使之失所哉况其間習于土俗而精騎射者不少倘用之得其所而處之得其宜則未必不賴其益矣今天下武備懈弛窮海遐邊之卒手不能弓身不能騎者在在皆是願留神于無事之日加恩于歸化之人其處顯位而見柄用者固不必更張若夫達官之閒散而不任事者選其材力超衆騎射絕倫之人散之邊方分置各衛如湖廣廣東四川雲南等處衛置一二員加其品秩厚其廩餼使之專教士卒騎射則既不失安遠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國之技也豈不益哉

于慎行曰折氏世守麟府保塞備邊西方賴之其後監司繩以保約不

堪其寃輒求解去梁適爲請于朝乃安其職此莊肅有識處也保塞蠻
夷惟在爲國宣勞不侵不叛至于居處出入固不必純用漢法而以三
尺文網施藩籬之虜使其狡焉有不安之心非國之利也此等事端起
于執法之吏以深刻取名守土之官以好功啓釁一旦狂瀾潰溢隄防
橫決從而收之亦何及乎小臣慕旦夕之功爲國生事往往如此
又曰漢宣帝時呼韓邪來朝詔廷臣議其禮咸謂當以諸侯王之禮待
之惟蕭望之請待之以不臣之禮以爲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
如有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于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此
語極有識見後世當以爲法何也待之以不臣卽使渝盟干絕于國體
無損惟有閉關罷約不與之通而若使一正君臣之名則大分已定不
可復渝萬一不廷其名爲叛繳而不討則國威有損法紀不存討而不
服則兵連禍結構難無已此安危治亂之一機矣蕭傅之言眞遠慮哉
又曰唐時借回紇討賊再復兩京功非不大也及詳其實不過諸道之
兵倚其先聲以寒賊人之胆而引其威望以鼓戰士之心故所向無敵

耳未必皆回紇血戰之力也然至賊巢已傾軍行無阻彼亦縱兵大掠所至一空甚者折辱親王奴戮貴近賊所不及掠者盡歸于夷狄矣亦何益哉夷人之狡自古而然戰則攻瑕利則儌厚名爲助順志在侵漁中國之患爲其所笑後世有借夷裔之兵以清邊圉者可不戒乎

王文肅公與魏確菴總督書曰廷議所謂分別順逆者何曾謂某酋必順某酋必逆但就一部一人言今日順則今日縻之明日逆則明日絕之又如陽順而陰逆則我且落得陽籍撫形陰修戰備此國威信當然亦以邊備積弛不得不然也即如敎中謂經略日夜求虜夫使其求虜而必如宋事大費大辱則其勢自不可一日忍若虛聲款唱何名爲求而塞外多講一日乃正是以資塞內多備一日有如涉夏虜馬不歸或再有鈔犯及分外要索方訟言絕之則門下定謀固在也何遽言出無所爲乎

沈性字士彝號砥軒會稽人景泰辛未進士初授御史歷官寧國知府爲御史日畿內多降胡卽疏言此屬不諳耕種惟仰給于官類多貧窮

遯逸往者達賊入境有乘機剽掠或叛去者蓋夷狄豺狼也豺狼豈可馴之物夷狄豈服義之人西晉之事蓋可鑒也今貴州苗蠻未靖宜遣隨征事平就留居彼既可弭前日叛去之患又可免後日意外之虞兵部是其言會報苗平不果行識者惜之

王公瓊曰唐時吐蕃入寇至長安代宗出奔陝州郭子儀擊之遁去今四川松潘番賊是也朝廷卽其地屯兵拒守雖無深入之患而時肆剽掠邊鄙受害轉輸供餉全蜀病焉今欲使其畏威遠遁不敢侵犯非食足兵強有以制之惡能然哉且環蜀之境皆蠻夷如酉陽播州天全之類國初皆置土官以羈縻之惟敘瀘僰蠻未曾置官屢爲邊患若松潘敘瀘二賊並侵則調兵給餉尤爲難也正德四年冬盜起東鄉不過三五十人有司不早撲捕積至數千又匿不以聞是時番蠻少靖而盜至數萬民墜塗炭逾六年始平適瓊改兵部覆奏諸臣功過深究初起隱匿之罪而寬後來失事之罰厥後番蠻侵擾守臣不敢匿調兵征剿雖互有得失而不至大舉深入蹂躪內地又奏令憲臣巡行郡邑禁止科

害撫安軍民以固邦本蜀之為蜀庶幾其小康也

景泰三年于公謙曰舊維州在保縣之外八十里唐李德裕謂其處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我虜平州之中是漢人入兵之地號為無憂城臣竊謂此地若漢人得而守之番人不敢東向若番人得而守之則漢人不可西行本州地朴頭黨木瓦石反蘭日駐陸塞先係保縣管轄克羅俄監粲伊父南葛自永樂八年歸附之後凡進貢俱從日駐等寨經過于保縣出境宣德七年雜谷安撫司安撫定日思結將前項六寨占據阻截董卜道路正統七年間草耗賊人作耗都司調軍征剿其董卜乘時調發番兵迎合官軍剿賊就送馬匹從草坡出境赴京進貢奏要開通古堡通路四川三司勘得古堡係雅州靈關其路狹正統八年間勑令董卜仍從銅門山朴頭日駐保縣出境被雜谷仍前阻當正統十二年間定日思結病故伊弟阿拜管事將守把達思蠻長官司豆若寨頭目松蓬挫辱及有阿拜異母弟朵魯只兒結伊姐嫁克羅俄監粲為妾忿恨不承襲管事與弟觀綽達兒拜松蓬俱去投托董卜正統十三年

問董卜發人守把豆若寨搶占達思蠻長官司地方正統十四年問董
卜以追還日駐等寨給還保縣爲名擒占雜谷安撫司地方就將雜谷
原占保縣入境內官御史三司官不能必其順逆之謀備由具奏欽蒙
勅令董卜將馬匹盔甲免進景泰二年三月內董卜差人進貢至保縣
地方三司官親詣撫卹其差來之人執稱未奉之先馬匹已行出境續
被雜谷達思蠻番人將董卜差來之人截殺連馬趕逐回還本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董卜差人二十餘衆護送馬一百匹赴保縣交割其餘番
人盡行退還自後頗聽撫諭將原篙張附賞杜阿泰王极的丁師保董
伯浩等俱發回維川保縣復業訖今該前因臣與內官陳涓并三司掌
印官親詣維州會同侍郎等官羅綺等計議得舊維州先係保縣管轄
後爲雜谷侵奪今爲董卜據占若得此州城量行撥人守把則且杜董
卜覬覦之心不得此州城尙係番人居住未可以絕董卜往來之路已
經會案差通事人等前去撫諭克羅俄監粲着將前舊維州退還保縣
來據回報開有疊溪千戶所該管永鎭等衛地方番人聚衆上路殺擄

官軍侍郎羅綺内官陳涓各往松潘等處行事去訖臣竊以爲杜董卜覬覦之心必須得此州城欲消董卜反側之念必須厚加管待向使懷柔之道不至雖得此州城亦爲無用阻彼一路亦爲徒勞考之于古唐司徒中書令韋皐嘗與吐蕃戰于雅州則是吐蕃非因維州之險而不來也今阻其行維州之路由保縣一方固美矣又令其從靈關而來雅州一方何罪焉况且又有一路從草坡出汶川縣一路從僚捍墻出灌縣一路從清溪口出崇慶州是皆不可阻之路若或四路出境將何制馭抑聞本番之放肆起于小節之不周兼且番使之來雖曰進貢爲圖其口腹利吾賜予以故韋皐治蜀開清溪道以通羣蠻入貢又選羣番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羈縻之旣而軍府厭于廪給同平章事杜悰奏減其數羣蠻遂叛伏望聖恩因其使人之來嘉其向化之忠俟其回還令賚勅與克羅俄監粲着將舊維州礀房退還保縣掌管臣在都日少仍乞勅四川三司并鎮守等官凡遇董卜使人之來必須撫之以恩待之以信與之酒食施之小惠馬匹旣以阻卻盔甲仍令進奉則在

我懷柔之道得而番人反側之意定矣

景泰三年于公謙曰提督軍務刑部等衙門左侍郎等官羅綺等題差委陰陽典術袁釗件送董卜差來番僧同還就令將原占雜谷達思蠻地方印信係番僧剌麻齎往遊方未回舊維州地方董卜不肯退還等語及將董卜書一紙討御製大誥爲善陰隲孝順事實洪武正韻周易尚書毛詩各一部其中詞語甚恭足見洗心向化乞勅禮部將所求書籍酌量加賜因而勅令將舊維州退還保縣彼必感恩知報具題該禮部官欽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除書籍另行移咨到部案照董卜今雖要將舊維州退還保縣誠恐貪戀地方人民不肯退還并雜谷達思蠻雖稱退還未見着實其稱印信帶出遊方俱屬虛詐合無移文羅綺公同鎮守都指揮周貴計議其于夷情邊務如果董卜革心向化實有尊事朝廷之心就便差人齎文與克羅俄監粲以謂爾奏討書籍朝廷已允其請但舊維州地方退還保縣已見忠誠仍令羅綺審勢度情處置停當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移咨准此除會同鎮守松

潘都指揮同知周貴查得先該董卜韓胡都指揮同知克羅俄監粲申
奉都御史李匡劄付要將舊維州退還掌管本番回稱舊維州係雜谷
家搶得有這等鈞旨我九日想九日夢也不夢出來這舊維州沒有拳
頭一塊石山你每不要尋取若尋取時這一塲禦殺千年也不盡詳觀
此語實包禍心官以賊首嚴防不可至誠相待近該招撫生番指揮周
剛回稱董卜克羅俄監粲察之生番來多幷地方人口要來朝廷投獻
納貢本番使人將松州迤西地方幷羊哈兒將本土守把不容生番經
過又將馬甲銀兩分投納散啖餌夷姓人收集番人意在置之左右助
彼聲勢臣恐夷人貪圖微利惑于啖餌變易初心仍差本官順帶鍰器
茶米等物領帶官軍百戶劉進等五百餘名前去兩番投拜生番幷探
董卜事情必以術籠絡不可遂彼奸計續該招撫通事張伏保方昇回
還說稱董卜屢次用財設詐暗謀夷情要收各番管束各投與番人說
知朝廷法度利害衆番尋思日久方纔聽信將馬申隨同前來有董卜
不遂奸計將原搶雜谷達思蠻百姓恐與投拜生奸會時漏洩事情俱

各趕入長河西等住坐臣等詳得雜谷達思蠻地方見今占管百姓具
聽董卜節制及舊維州本番令人守把議得雜谷達思蠻地方人民於
國無益得之不足以爲榮失之不足以爲辱臣將董卜所差之人雖稱
優待終防奸詐所謂洗心向化不可測度又據番僧妙寬禪師端竹二譚
說有董卜分投差人每番僧一名給與三梭布四疋言如今又說有住
人你每不要北京進貢都來董卜家進貢你每要銀印也有金印也有
要大官職也有將我招得生番趕回不容投拜言語不遜似無君上之
心臣以董卜狼戾奸詐隨于谷番宣諭朝廷恩威將投拜爲頭番僧一
百三十名做造紵絲及綿布衣鞋襪每人又賞布一疋酒食優待另行
起送已將禮部送到書籍先已賫送董卜讀通外況董卜路通松潘維
州侯寒水不番目今狐疑猶豫未決反覆無定輒便差人賫之着令維
州退還保縣尤恐乘機變易初心倘一旦生釁則四面長驅臨期爲患
猝難收攝臣等熟知禪師端竹二素爲董卜雠又所管人衆伏望聖恩將
端竹二陞以國師職事令其保守地方日後董卜生釁臣將端竹二幷原管

之人調遣俾其以夷攻夷自相殘害臣于沿邊修治餉道增修城池操
軍養銳以逸待勞安邊之策不待外求捍禦之功于此爲備庶幾以寬
聖主之憂以折奸人之計使益具奏該本部官欽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奏要將端竹陞以國師職事本部另行外移咨
到部案查先爲前事已經奏准另行左侍郎羅綺等勘議處置去後今
該前因參照奏稱董卜克羅餓監粲差人守把雜谷達思蠻地方及不
肯退還與保縣一節其狡黠無信陰懷異圖不言可知若不預爲防範
臣恐事出不測臨期有悮機務合差人馳驛齎文與左侍郎羅綺會同
都指揮周貴等從長計議隨宜區畫整搠所在軍馬嚴謹隄防遇有警
急就使相機行事其舊維州并雜谷達思蠻地方如恐不肯退出必再
三驅迫亦不許其管束惟當羈縻牽制操縱牢籠使彼既不能自起釁
端又不能必遂奸計及番僧端竹等如果堪以結納于其回還之日就
便加意撫諭令其戒飭部落固守境邊毋得縱恣若有功勞陞賞若遇
董卜韓胡差人到邊尤須外示優待內切防閑不許自露怯弱以啓夷

人輕侮之心及據爲阻絕以折奸夷之奸謀以保地方之無虞如有疎失責有所歸緣係處置邊務事理具題

王公廷相曰所謂清番者蓋蜀之西鄙西番雜居其部落田廬實與蜀民雜幅聯屬非如北虜有大漠之隔長城之阻也故治諸番之道似易而實難蓋今之松州諸番即古之白馬氏茂州諸番即古之冉駹其性勇鷙貪貨嗜利其俗毛織畜牧頗知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止皆依山據險纍石爲室高者十餘丈謂爲碉房其氣多寒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惟以青稞爲食是以見內地沃壤之田則思岡鹵之地不可及食五穀之美則思青稞之味非所甘以故疆畛之地日見侵奪民見其勇悍輕死棄其業而遁者不知其幾矣古謂蠶食諸夏者此也近年以來備禦關堡官軍被害尤甚方其來也或據險要或遮道路臨高擂石以索財物謂之買路及其至也則日就關堡索求酒食逼取人事謂之和番人有責負年例人命痘瘡走失等項銀兩取之不得則執軍士與之傭工因而不能歸者衆矣古謂驅赤子以塡溝壑者此耳故

欲擊其罪非有舉衆入寇攻陷城堡之惡欲興師而討而山川險隘用兵甚危亦非一戰而可決者故曰似易而實難者也嘗觀趙充國之討西羌也謂屯田湟中務以威信招降罕幵班彪之議叛羌也謂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四時循行問所疾苦又遣驛使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由充國言之是不欲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班彪言之是不欲以威強治而以德信懷也夫戎狄者荒服也言其荒忽無定不可以常理治者也是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之有常不求勝矣雖稽首入貢而亭障愈警雖寇掠不恭而甲兵罔黷在庶民獲安疆埸不侵而已今之治松茂諸番者亦豈出于二子之議之外哉考之洪武以來平蜀之後即定西番北路置松潘等處軍民指揮司南路設疊溪守禦軍民千戸所附近番族皆設衛所隸之安撫司五長官司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爲土官以世守之每寨設置牌頭寨首一人使督納各衛所青稞差役所以羈縻制馭實中國之藩籬也爲之守臣者能由是以善馭之雖至今無虞可也奈何任非其人處失其道致諸

番不靖至今爲梗遇者雖稱兵剿討小有斬獲而我士馬物故過半矣所存不能值其所傷所得不能補其所亡不可爲太息乎爲今之計莫若先自爲備使我糧餉充足士馬精強威足以懾誠足以感然後略其小過與之更始招致各司酋長明以信誓定爲約束量復靑稞之稅以存事大之體仍于一月之內令其酋長謁見守臣一次即以茶鹽量爲給賞彼利其物我利其安羈縻之術無過于此復于封疆交接之所置立限界使彼不得侵奪違則約束治罪夫好安惡擾人之情也彼雖戎狄亦人耳其安利于己者彼之情亦悅之又安有不從者哉不然使其頑黠不服則我旣有備以攻則強以守則固亦無患于彼矣大抵天下之事廢于推避壞于姑息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足爲患者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此二端也及今不爲經久之圖則侵擾日促于邊疆而戎寇或起于肘腋不止關堡不守南路不通而已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是之謂歟所謂制夷者蓋蜀之南鄙皆蠻夷也越嶲即邛都黎州即筰都播州即夜郎酉陽即牂牁漢唐以

來皆治郡縣我朝以夷治夷皆設土官兼以軍衛實華民之藩翰也但烏芒之北戎瀘之南中有卜夷雜居曰僰人曰羿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未經設有土官衙門故往往爲邊患邇者諸葛鬼夷人普法惡作亂撫臣調兵掃平以量田之故夷衆不服流民謝文義乘機煽惑夷族復焚刦筠連等縣至今未滅所以然者以將領不得其人故耳賊衆過江流刦已自失策而官軍閉城自守莫敢迎敵此何等舉措耶夫兵必有戰斯有勝否今不與賊交鋒則賊之往來自如安得不縱橫桀驁哉爲今之計當先選智勇敢戰之將敵來則迎遏敵退則追逐設伏掩襲絕其歸路則庶乎可以挫其鋒而奪其魄矣況謝文義等流民也阿漢阿黑之屬夷人也終非族類雖保同心我兵相守之久擾其生業必思治安中自生變其勢必然耳又況阿漢等蕞爾小夷决無久亂之理若能誠以撫之則無不聽矣穽虎之搖尾迫而求生也縧鷹之附人苦于饑困也阿黑阿漢既歸則謝賊之勢必孤不過遊釜之魚耳又何足爲乎但經久之圖則在于以夷治夷爲切要耳嘗觀周文安之疏曰都掌之

夷從古至今不時出沒大軍至則束手聽撫大軍回則隨復刦掠地方無三年寧息其故何哉臣以爲山川險惡剿不能盡撫不能平當有以處之耳聖朝四海八荒皆設土官以爲夷長惟都掌夷人未設正屬戎縣流官實難鈐束伏乞勑令巡撫等官親臨其地使各砦自擇素有名望衆所畏服者立爲長官統屬各砦仍隸本府該部鑄降印信開設衙門照依隣境九姓長官司事例奉修職貢則統屬有官自然順服不動兵革而邊境自清矣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之謂也所謂嚴茶禁者蓋蜀中有至細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茶之爲物西戎土番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于此是則山林草木之葉而關係國家政理之大經國之君子固不可不以爲重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至榷稅以利國家初則買茶于秦鳳熙河諸路以博馬又置茶葉于成都買易取息以爲熙河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茶塲設買馬二務一在成都買川馬一在興元買秦馬元榷成都茶于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

其利我朝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馬額獲其利至成化中議以馬之用急于三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于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于河川是以川茶惟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滿關隘而茶船遍于江湖榷之人每私販之以圖利邇者巡按盧公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矣夫茶可以利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番之命也今仰望于商人矣以中國御番之大權而倒持以授于商賈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惟要于嚴私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番可以坐制何也茶者番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番人仰于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而使之輸青稞以服役獨不可耶或者曰青稞之輸彼之舊貢也茶則我之實利也彼貢我償不幾于相易乎彼之利于我者微而我之失其利者大不幾于失倫乎吁是皆以小利言之不知彼輸于我義也我償于彼德也我因以行其羈縻之道彼亦以為職分之當久之邊防可以寧

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戰伐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夫番仰
茶于官權在國也而利及其民較之縱禁通商使利歸私室而害及于
邊者得失又孰多寡哉

胡公世寧曰御土夷之法固當因其俗而順其情尤當究其先而慮其
後查得芒部地方自成化弘治以來已故土官知府隴慰及其護印長
男隴慶權印姪男隴福襲授知府次男隴壽父子四人存日屢次奏稱
其府地方廣闊蠻夷衆多搶刦仇殺不能管束乞將其地分立四長官
司及四土巡檢分管地方又設一千戶所官軍于其府中以控禦府治
至于貴州畢節一路地方兵備守備官每年常稱芒部等府夷民上道
打刦及焚燒屯寨節次備取四川守巡兵備到彼撫處非因今設流官
而後有此也使彼遠民夷民自來安靜守法不爲盜刦則此貴州一線
之地何必分設鎮巡三司守備兵備等官在彼控治哉分官棋布而所
屬地方一有盜賊卽以歸怨隣省請兵朝廷則前此設官何用哉今任
事地方者不究其故而惟以歸怨前人之任事者此會管不如會推之

說士大夫皆以此存心而置國事于度外恐非天下之福也朧政爭襲構亂用兵誅絕朧壽微弱既襲被殺朧勝若其骨血夷民信服此時正當奏襲者然時年方九歲而羣夷稱為朧壽存日過房阿濟之兄子又稱為阿濟幼子夷人不服先任都御史王軏不得已而奏設流官知府且將其地順彼夷民所服分立四長官司管束豈其好功生事也流官准設而巡撫王軏總兵何卿即令去任是猶為弓者筋膠角木方合而遂令脫槧其能成引堅久而不致反跳也者幾希此芒部之所以復亂也然其亂也乃試知府程洸迂時不能善處而致之不過沙保一支之逐官劫印耳就如今春攻打畢節關廂者不過百人溷以鹽倉水西諸夷而王俊楊儀等聞之喪胆不敢出一言以籌敵而遂私許以官印既許官印無以自解乃遂虛張聲勢而曰圍城數日因以委罪于鄰封而求四川之協討夫賊在關廂守城若閉門不敢出拒耳人非數千豈能圍城也御史戴金所奏甚明與本部所訪皆同此究其先如此也各夷前日既稱朧勝為朧壽養子人心不服今又曰姦生子或難定勢又則

朦朧稱曰朧壽反商皆欲復其王官夫昔朧壽朧政皆稱知府朧慰之子而頭目各有所附雠殺二十年大兵始定今朧勝或非朧壽之子而驟復其土官彼孺子何知身落懷德長官阿濟之手而官亦阿濟爲之耳其他三官司所統各寨不服而或各尋一朧姓者曰此正當立也則先朧壽朧政戰事之禍今復當始耳臣等今日實不敢輕議其事異日亦不敢身受其責此慮其始如此也無已則有一策焉今議者謂各隣境土官見芒部改流而各抱不平又謂土人終憚流官管束臣等伏願陛下先降勅一道齎彼鎮巡令其傳諭四川永寧烏蒙烏撒東川播州及貴州水西各土官衙門賜之定命若曰我祖宗庸建爾各土官衙門原許承襲今後除爾叛逆刦殺我中國地方自干族滅之外其餘爭襲雠殺等項不聽撫處或經征剿者卽于原土官房族或頭目有功之人聽爾土民所願仍授土官職業並不改設流官以安其心然後責四川鎮巡官將芒部府舊印並鎮雄府新印皆拘送布政司收貯而告彼原立四長官司并各寨頭目朝廷非貪爾地方也惟欲定爾禍亂耳爾能

各守其地土管束爾人民而供其差發三年之內保無一人作亂者聽爾選屬布政司或四川或貴川各隨爾所願再不上立府治以管束爾等若爾四長官司同心自願仍復土官知府管轄者卽爲奏復立土官願服流官者卽設流官亦皆隨爾所願三年之內若有一人作亂則三人共滅之共分其地有能爲我官府定亂功多者卽陞其官安撫宣撫以上皆可漸得若再如前之不定必大舉兵征剿一人不遺夫旣示之利害如此至于隴勝則送四川布政司羈住敎育以待別處程洸則起送吏部降用李曜則受近府原職以示再無立府之意庶乎設心自服而地方自定三年之外復土復流或止分四長官司選屬布政司皆聽地方鎭巡官隨俗處定而後奏聞施行惟責保地永無變亂臣等實不敢預爲執泥也

任公福曰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爲藩府令黔國公世守之今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

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爲宣慰司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隴川宣慰司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而底于南海東南繞寧遠而境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吐蕃所以制馭之者南夷北狄蓋彼中國輕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于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扇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輕自棄絕矣

任公福曰今者中外大臣議欲益兵十萬于雲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臣竊以是則徒欲逞忿而非萬全之慮也向者大兵兩入寇境皆不得大逞而還者蓋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塗險塞又有瘴毒之患中土之士披甲持杖負糧荷芻越千里而至彼疲

困不堪飲食不充水土不習疾病薦生又驟與敵遇故未交鋒而剛猛敢鬬之氣十已消其七八兼以將帥不和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所致也今雖益兵然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援不接併力以攻則地隘而衆莫容是皆兵法所忌況寇以逸待勞窺測形勢得便則出抗王師失利則遁入山谷豈不坐老我師若但宿兵境上以待其降尤爲不可夫兵者凶器未易輕動語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謂其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必致水旱蟲蝗之災其爲慮也如此況可輕動以嘗之乎若暴露十二萬衆于萬里之外以冀小醜之降是輕動兵以當寇也又兵法有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是言糧餉不可不預備也今致雲南之米于金齒每石須費數石民苦運輸軍多缺食若復益兵則運愈苦而食愈缺安保士之無饑色耶故臣謂其徒欲逞忿而非萬全慮也臣竊以麓川本鳥言獸心之夷來歸不足爲國榮背去不足爲國耻何必與較勝負哉必欲徵之必宜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

好于木邦車里諸夷以爲外援俟寇出後卽加勦擣倘其伏辜則以禮納或終不悛則三二年糧積有餘士卒熟其嚮導別議大舉仍詔雲南郡縣及各土官使明知聖意欲暫休兵息民將圖後舉是雖不得速于成功亦不致敗事也

何祺曰播州之酋曰楊應龍者自唐宋以迄于今素朝貢臣服之夷也我朝廷立爲宣慰司蓋取羈縻不盡以漢法繩之况酋亦畏威易役呼之東不敢西期之旦不敢暮如往歲征九絲城等屢立奇功曷嘗有反側之志耶卽毒殺淫虐醜類恆性非誠有不赦之辟也乃姦民巧詆當事誤信始旣以避嫌之故而不能勘以成其獄繼又以貪功之故而輕于戰以損其鋒終乃以督責之過而請償乎罪以結其局蓋勦之難以制其死命而撫之適以得其死力故今之議者曰削五司之統轄安七姓之喧騰添撫夷之同知復寄住之士舍此皆行于聽勘之日者而猶有出于數者之外也夫播州之地介在貴蜀分隸兩省又取彈壓而事權未一動多掣肘卽如近日剿撫之議彼此會同意見少異罪人未得

而兩撫臣且相繼去矣謂宜分隸一省以專責成庶統紀不紊而功罪可稽也夷種實繁錯居播地自聞欲剿之說而奔命逃亡者不知凡幾矣今即欲還故土而業爲人占身無所資此不速之亡必轉而爲盜耳而謂多方招集厚加優恤焉可也貴筑路若羊腸而播尤甚險酋之負固有年而漢官又罕至其地故扼塞要害丸泥可封也今官以撫夷爲名宜歲時巡緝道里漸闢窺厥要領徐而改土設流可次第行之也近播奸民往往視爲利藪或占其田土或貪其財貨稍不愜意輒媒孽其過彼方欲出自其寃又恐喝阻抑使不能達每以小隙釀成大變自今宜禁絶奸黨勿爲利口所眩焉可也專責時巡招亡禁奸議之今日若見以常談然以么麽小醜而使之兼容于覆載實無新奇可喜之說也

田汝成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意焉堪輿乍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王賢聖遞作奬掖以仁義陶鎔以禮樂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彝倫之重其在西裔魑魅之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曾未目覩猶之函夏之初何怪其俗

之醜惡也夫氣化人民相依周轉振古以還要皆自北而南自東而西者也成周盛時淮徐之區擯爲戎狄太伯端委以治吳而終不革祝髮文身之俗秦漢開百粵而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于江淮之間空其地其時固蔦莽狐兎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開于昆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矣我朝龍興始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之披拂而北而南而東而西者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滇蘇之地不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烏知八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百官之日乎

往行

正統六年定西伯蔣貴掛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兵部尚王驥總督軍務率左副總兵李安右副總兵劉聚等合漢土兵一十五萬討麓川宣慰司思倫發初洪武間平雲南獨百夷酋長思倫發未服後爲其頭目刀千孟所逐赴京陳訴命爲宣慰使居麓川分其餘地置孟養木邦孟

定三府隸雲南潞江等四長官司隸金齒永樂元年陞孟養木邦爲宣
慰後孟養宣慰刀木但與其鄰鑑殺而死緬甸宣慰新獻加乘其敝取
之新獻加復爲所殺麓川思倫發之次孫思任發代爲宣慰復乘緬甸
敝取之遂侵孟定府及灣甸等川欲盡復祖故地累招撫諭之不從遂
用兵而黔國晟兵往不利都督同知方政等戰死晟暴卒弟都督同知
昂繼之復敗至是始大用師焉十月進兵破其上江寨獲其將刀放戛
刀招漢等斬首虜五萬餘閏十二月至騰衝進兵累破其衆遂平麓川
殺溺死者將十萬人思任發父子走孟養師旋封賞有差八年五月以
思任發走緬甸索之不獲賊子思機發復據麓川爲寇復遣貴驥等率
大兵五萬討之九年二月破麓川兵進至緬甸敗之獲賊妻孥家屬九
十餘人捷聞詔班師陞賞有差然叛賊終不能正法而雲南騷然矣
成化三年命太監劉恆兵部尚書程信總兵官襄城伯李瑾征四川都
掌夷分六哨進兵四年二月克龍背豹尾等寨尋焚寨一千四百五十
七處斬首三千一十七級生擒九百五十三人俘賊屬八百餘口馬牛

羊豕三千鈕鼓鏢弩等軍器五千餘事瑾等加祿賞賚有差

任公福曰緬甸使臣答加速等今將緬甸卜剌浪拜奏天皇帝前情由奏知賊子思倫發弟兄兩個爲送他的父親來討恨着常川要廝殺如今卜剌浪還廝殺不住專待天皇帝勑諭如何計較整理事務奴婢的卜剌浪拜奏天皇帝整理事務的雲南金齒騰衝人都得我的財物我使臣要到御前時他每不肯計較着來天皇帝可憐見時有會百夷話的人差來整理事務大賞賜並金牌等物送將來時天皇帝的洪福得瞻仰了奴婢的卜剌浪十分歡喜奴婢征伐賊子情由知覺得着實如此情由御前奏知

緬甸大頭目馬哈息哈速剌奏稱要差人同伊征取賊子思機發等因抄出本部爲照賊首思任發已就誅戮孽思機發等假息窮荒再不會犯我邊境况今邊務方殷貴州廣西等處事體未寧俱用官軍防守難便調大軍已經奏准行令征南將軍總兵官都督同知木琁等差人齎文與緬甸大頭目諭以朝廷具悉爾忠誠但以賊子思機發遠遁窮荒

不曾犯邊難遽加兵爾當整飭所部頭目人等用心保守地方朝廷法
天行事命億討罪賊子思機發遲速當正典刑爾不可不益勉思順益
堅臣節以爲永遠之利去後今奏前因又審答加速等說稱賊子思機
發比先總兵官征討他時止領得一千人來見官軍勢大躲了如今他
收拾人馬約有十萬不時出來緬甸地方厮殺攪擾我緬甸宣慰不敢
望朝廷調官軍只待勅書一道或量調騰衝金齒官軍見得有一勅書
軍馬到彼我每自調人馬與思機發殺又說朝廷這一遭與緬甸大賞
賜回還路經木邦等處共有十五站方到緬甸若得朝廷差曉百夷說
話的人送他每回去使木邦各處知道緬甸與朝廷出氣力來等因據
說臣等竊詳兵馬固難動調蠻夷所當撫安况騰衝係新近設立去處
而雲南衛官軍多有調征貴州者若便量調協同緬甸征剿賊子思機
發非惟兵少不足以張軍威抑且徒勞無功而惹他變合無只請勅緬
甸大頭目諭以爾之竭盡臣節爲國效力朝廷具知但以賊子思機發
遠遁孟養地方設若量調官軍同爾往捕不無彼此牽制難于行事又

況降州土境俱爾地方若果賊子侵擾爾當運謀設法督率頭目人等隨宜守戰以爲邊境保障以殄賊寇遺孽如有成功明白開奏朝廷重加陞賞必不吝惜仍將雲南總兵官知會庶懷柔遠人之道盡而以夷攻夷之策得矣其言乞差曉百夷話的人伴送回還即係夷人請求未敢擅便定奪取自上裁

當丙等同從人七名先係欵留四夷館辦事人數近該緬甸宣慰卜剌浪奏要討各人回還本部爲照係外夷求請未敢擅便定奪奏本欽准槪留四館辦事罷欽此欽遵外今奏前因又審得答加速等說稱見當丙等比先都是緬甸管事頭目爲因擒住思任發着他每先到軍前來報被總兵官拿來後蒙朝廷恩賜將他每一般來的使臣莽剌劄等都放回了留住當丙等如今九個年頭都有父母妻子終日在家啼哭思想可憐可放回來等因據說參照當丙等係節奉欽依内事理四夷館辦事人數今又奏要令各回還詞頗懇切亦有可矜緣係外夷乞恩未敢經擅便據雲南都司呈爲前事本部爲照郭景善係是土軍難准已

立案外今奏前因又審得答加速等說稱緬甸做把事郭丑奴卽郭春奴係騰衝人比先死在緬甸地方他男郭景善卽景賢曾到緬甸三次以此保他替他父親做把事見有雲南都司保他文書也到部等因據說參照郭景賢雖係土軍倒難准保但以一人之身至微一方之事至重夷情懇切所宜拊循以盡懷柔之道合無不拘常例將郭景賢准令冠帶把事照舊整理緬甸宣慰司地方事令其務竭忠誠導彼爲善不許挾詐懷奸致誤邊務如違治以重罪仍行雲南總兵官知會景泰二年八月十二日奉聖旨是這裏不必差人伴送當丙等七人既他懇切奏討着回去欽此

百夷在雲南西南數千里其地方萬里景東在其東西天古剌在其西八百媳婦在其南吐蕃在其北東南則車聖西南則緬國東北則哀牢西北則西番回紇俗有百夷漂人古剌哈剌緬人結些哈杜弩人蒲蠻阿昌等名故曰百夷漢以前未嘗通諸葛征蠻亦抵怒江而止唐天寶中夷人始隨爨歸王入朝其衆各有部領不相統屬元憲宗三年世祖

由吐蕃入麗江自葉榆平至雲南明年命將兀良哈台征降夷地遂爲
路二十府四甸四十有四部二十有六各設土官置金齒都元帥府領
之有所督委官入其地交替卽還避瘴氣也至正戊子麓川土官思可
發數侵擾各路元將搭失把都討之不克思可發並吞諸路而遣其子
滿散入朝以輸情款雖奉正朔納職貢而服用擬于王者思可發死子
昭並發立八年傳其子臺扁踰年從父昭肖發弑之而自立期年盜殺
昭肖發衆立其弟思瓦發國朝洪武辛酉平雲南明年思瓦發寇金齒
是冬思瓦發畋于者闌南甸其屬達魯方等輒立滿散之子思倫發而
殺思瓦發于外卽遣貢白象羣馬方物于朝廷議不忍絕以化外乃命
左參政王鈍率雲南部枝郭均美等諭以向背利害約以每歲貢獻之
率而遂內附于是授思倫發爲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丙寅復寇景東明
年部屬刁思朗犯定邊天子命西平侯沐英總兵敗之獲刁思朗夷人
懼服上以遠人不加約束故官稱制度皆從其俗其下稱思倫發曰昭
猶中國稱君王也所居麓川之地曰者蘭猶中國稱京師也其屬則至

叨孟以總統政事兼領軍民昭錄領萬餘人昭綱領千餘人昭伯領百餘人領一伍者曰昭哈斯領一什者爲昭准皆屬于叨孟又有昭錄令遇有征調亦與叨孟統軍以行無中國文字小事刻竹木大事作緬書皆旁行爲記刑名無律不知鞭撻輕罪則罰重罪則死所居無城池壕隍惟編木立寨鄉傳一里設一小樓數人守之公事雖千里遠報在頃刻在軍民之分聚則爲軍散則爲民遇有戰鬬每三人或五人出軍一名擇其壯者爲正軍呼爲錫刺錫刺持其兵禦敵餘人荷所供故軍行五六萬戰者不滿二萬兵行不整先後不一多以象爲雄勢戰則縳身象上裹革兜被銅鐵甲用長鏢干弩不習弓矢征戰及造作用事遇日月食則罷之毀之小百夷居其境之東北邊古刺男女色甚黑男子衣服粧飾類哈刺漂人男女衣服皆類百夷婦以白布裹頭緬人色黑類哈刺弩人目稍深面尤黑額顱交口邊刺十字其人居戛離者多諸夷言語習俗雖異然由大伯夷爲君長故各或效其所爲夷人有名不諱無姓無醫卜等書不知時節惟望月之盈虧爲候有事惟雞卜是決疾

病不知服藥以薑汁注鼻中病甚命巫祭鬼路側地多平川沃土事稼穡地利不能盡然多產牛羊魚果其氣候春夏雨秋冬晴臘亦如春晝暄夜冷曉多烟霧無霜春秋烟瘴甚盛其山水險隘北有高良弓山橫亘二百餘里高二十餘里與怒江相倚西有馬安山山有一關若一人守關萬夫難入東爲麓川江可通舟楫南與金沙江合而入于西海南下交趾界金沙江之南有東胡得冷緬人三國緬之西卽西天也緬國與夷連歲横兵洪武乙亥冬緬人訴于朝丙子春皇帝遣錢古訓及桂陽李思聰至兩國諭以睦隣之義其諭緬國王曰里道險遠山川阻修風俗殊異此乃天造地設也爾能勤使者涉險遠越鄰邦以至中夏其使者之難衝烟突霧晨進昏止饑餐渴飲呑吐烟嵐冒風霜而方至其爲使者不亦難乎古人有云誠君子將有事于遠遊千里之外伸交而志道今萬里之外爾能勤使而至遠修其好蓋絕古而維今然排難解紛之事朕之旨意恨不一言而正使彼此各罷兵守樂黎民于市野民居共處奮相鄰而同井籍雖兩國之民居處難分惟存關市有譏是其

和也若爾緬不生釁夷不強凌如此強弱自保以奉天道其或不聽朕
命忿爭不已天將昭鑒福善禍淫遲速可待勅至朕不多誡但誡可以
交天人爾其審毋忘朕諭諭思倫發曰朕中國先古聖人馭頑禮德各
有條章是條章也列聖相繼守而行之上下相安黔衆樂業何也諸侯
敬畏世祿子孫國祚綿長迺九伐之功驗也列國敢有憑弱犯寡者天
子發兵以告之賊賢害民者亦發兵以伐之暴內凌外則興師以壇之
野荒民散則用兵以削之負固不服則舉兵以侵之賊殺其親則正其
罪以殺之放弑其上則明其罪以誅之犯令凌政則杜而絕之內外亂
鳥獸行則殄滅之九伐之征如是也爾思倫發以中國較之合問憑強
犯寡之由何以見之以兵寇車里不時侵掠八百恃強犯緬嫁璃國小
民寡而已乎之斯說也不遇告戒之詞中國周臨四夷與諸酋長地里
相接民居亦相密邇如此者耳聞之邦若干目擊之邦若干朕未嘗恃
強憑凌絕滅其嗣者雲南之地已爲我有似乎尚強以取之非也乃元
世子孫梁王者恃元之苗裔匿我有罪納我逋逃誘我邊守乃不得已

而發問罪之師非無故而興師此乃元運天更其苗裔不當安處況生事于我鄰封其理勢使然夷如反掌爾麓川之蠢初擅興金齒之役次謀景東而寇定邊理當大發精兵而較勝負朕釋而不校未嘗強爾為約束之邦聽爾自為聲教今又幾年矣近聞蠶食鄰邦意在拓土地而擅有其衆又將為我西南之役噫未可也古中國聖人有云山川土地人物之類皆神器也非人強有必天授然後得之爾倫發不修隣國之好三面發兵蠶食諸國其貪也如是其謀也如是彼麓川周臨之國始古至今各有主者未嘗吞併朕雖不能止爾聽爾自為果天道使然爾以人事應之或為而可噫以朕戒爾守全則可不守全而以全動設若全虧是為全亡莫如守全以圖綿長不亦美乎由是二國罷兵和好時適遇百夷其部下酋長曰刀千孟者叛其國古訓等以大義諭其部衆而叛者聞之稍卻于是思倫發欲留古訓等以為援且進以金寶象馬等物古訓以書示之曰吾聞君上有懷遠之德遠人有敬上之誠始古迄今莫違此義夫君居九重之上雖欲頃刻目爾遠臣未可得也臣處

萬里之外卽欲朝暮身親上亦未易得也故朝廷有將命之官使之宣
德布威而遠方有承命之宜期其輸忠納款今天子膺天順民奉天爲
治四維八極盡爲臣妾無有專擅不敢違逆西南一區夷酋亦衆惟爾
麓川多蒙恩寵旣授以官後加以服況賢壬親臨爾境而德惠數及爾
身爲爾計則將度其心量其力何爲而可以盡忠天子何爲而可以致
敬賢王又何爲而可以安邊境而不干天怒又何爲而可以敎百姓而
不違法度借曰邊境不安必思曰我事上忠未至而衆不服我耶百姓
違法必思曰我守職已或有僭而民亦犯上耶于是我見盡其忠去其
僭如此則邊境自安人民從類矣且吾以爾目擊效驗明之往年思瓦
發不服朝廷輕犯金齒天子雖未問罪天則假手于達魯方等而思瓦
發被戮刀思郎不從爾命嘗寇定邊爾雖未能止其兵天則助威于我
邊將而刀思郎等卽滅惟爾知天命達人理故能享天祿守人爵邇來
天子恐爾所爲或涉放肆特勅諭以戒之賢王恐爾無知或生疑懼特
令旨以恤之此恩此德窮天極地爾之披肝露胆開心見誠吾盡見矣

爾之尊重朝廷敬奉殿下吾亦見矣今爾固留吾輩其意本美近者爾甸寨少寧刀千謀異吾將回朝爲爾明白其事爾乃留我使我不速回朝假爾刀千嗚爾留難天使之非于朝則反誤爾敬君之心矣且爾贈以金銀個雜馬象等物吾國不受者非見怪也實相愛也何則朝廷恩爾撫安爾邦未嘗令使者貨取于爾也夫貨則飢不可以充口疾不可以救死以中國金玉成山象馬若蟻未以爲實也惟所實者聖君明王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等事其他則物如糞土耳姑以爾境內衆所聞者明之昔隋史萬歲守邊夷而貪財以致殺身梁毗一金不受而大服夷衆此事甚多吾爲聖朝天使必不爲財物所蠱殆恐吾之使令往來小人不體吾意蠱惑爾心特此丁嚀爾其備審此書體吾眞意早送吾輩還朝則爾敬君之心不淺淺也書至思倫發悅服遂邀至其家設宴畢與其衆送出境外百夷由金齒滿漂過怒江即其境沿江東數十里上有高良弓頗險其嶺有一寨過一寨下四十里地名養列自此抵麓川無險隘之處由麓川經蠻牛莽港等路渡謹卯從蒙戛等甸

至麻林界登金沙江之舟下流二十日至緬國國王衆呼爲卜剌浪王之妻呼爲米澄剌

馬端肅文升大冢宰曰雲南夷猛密叛木邦不擊大破之殺獲且盡孟養之帥思祿怒大發兵破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撫臣諭使還猛密寨不聽請討孟養下廷臣議文升曰孟養所爲報仇者名爲我且蠻夷自相殺而我乃爲不令之臣役何也請毋發兵而以詔旨切責孟養諭之利害孟養大懼上書謝罪因盡歸猛密十七寨猛密亦上書陳謝

楊文忠公正德初入內閣時雲南夷奏蒙化土官不法事瑾命欽差械繫來京公曰荒服遠夷易于生變土官世祿相傳已久拘繫未必得徒損威重于是上令鎭巡官勘報未幾分守金齒太監張辰以暴政激變地方幾罹害

王中丞哲正德十六年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守備臨清舉持綱領不屑細瑣民安之夷人入覲利市鹽罔利事覺公謂不治則法廢治之則非所以柔遠人乃請沒鹽于官仍給原值與之

楊襄毅公溥嘗巡撫甘肅初罕東諸屬夷以避土魯番居肅州境上其後族類日盛強西人以爲憂而力莫能遣公召諭之曰若屬羈于此謂暫安可耳非所以計久遠也今自白城至今塔水甘而草肥吾爲若築城堡作渠堨給耕具俾往居之何如咸頓首曰幸甚公遂築城七計地與人置食用之器咸備以示諸酋歡呼徙出塞遠者至百五十里鑿龍首等渠墾田二三萬餘畝召民耕其中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七目錄 外編

兵部十六

屬夷後

往行

西園聞見錄卷之六十七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十六

屬夷後

往行

奢香者貴州宣慰使靄翠之妻也靄翠之先火濟者蜀漢時佐丞相亮刊山通道擒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唐阿佩宋普貴元阿晝皆以歷代開國時納土襲爵居水西號大鬼主靄翠任元四川行省左丞兼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附高皇帝嘉之以靄翠爲貴州宣慰使欽爲宣慰同知得各統所部而靄翠兵獨強盛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領之時都督馬燁鎮守貴州以殺戮懾羅夷夷畏之號馬閻王靄翠死奢香代立燁欲盡滅諸羅郡縣之會奢香有小罪當勘燁械致奢香裸撻之欲以激怒諸夷爲兵釁諸羅果勃勃欲反時宋欽亦死

其妻劉氏多智謂奢香部諸羅曰無譁吾爲汝訴天子天子不聽反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遂馳見太祖白事太祖召訊之劉氏對曰羅夷伏義貢馬七八年非有罪馬都督無故騷屑恐一旦蜂沸反謂妾等不戢敢昧死以聞太祖然之還宮以語高后且曰朕固知馬燁忠潔無他腸第何惜一人以安一隅也命高后召劉氏宮中訊之曰汝能爲我召奢香乎劉氏曰能即折柬奢香令速入見奢香遂與其子婦奢助馳見太祖自陳家世守土功及馬燁罪狀太祖曰汝等誠苦馬都督乎吾將爲汝除之然汝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蒙聖恩當令子孫世世戢羅夷不敢生事太祖曰此汝常職何言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間道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爲陛下刊山開驛傳以供往來太祖許之召燁入朝議事燁初不知所以既出境乃知之大恨曰孰謂馬閻王乃爲二娓子坑耶悔不根薙豬爲血海也既入見太祖數其罪狀燁一無所答第曰臣自分梟首久矣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我爲汝忍心除害矣奢香等叩頭謝乃封奢香爲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高后賜宴謹

身殿遣歸賞賚甚厚命所過有司皆陳兵耀之奢香既歸以威德宣諭羅夷羅夷皆帖然懼服奢香乃開赤水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驛馬匹廪餼世世辦之田汝成曰馬燁功勳史不概見貴州人獨能談之常築會城磚厚五寸許一不中程即殺作者令諸夷自窰所達城所駢立而接連終日無敢跛倚廳事以合抱木爲之至今無傾永樂初有顧晟者守貴州修燁故事諸羅畏之號曰老虎然晟以靖難功眷任特厚不疑所行噫燁殆數奇不幸矣

安貴榮者靄翠之孫也奢香死靄翠之弟安匀立子孫遂以安爲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從征非徼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噍類者諸夷亦獷悍眇視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氊衫疊塞耳貴榮多智略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參政猶怏怏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貴榮死子萬鈞立淫酗嗜殺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未衙候于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閧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弟萬銓廉知土目烏掛所弑也撲殺之誅其從

者百餘人遂自立收其嫂爲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鎰恣橫尤甚田汝成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于諸蠻哉何其祚之綿永也羅鬼憨而戀主與諸夷異卽暴虐不怨其他强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受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擬自專無上彼何歉于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勦必賴水西長彼驁傲萬一衡決則雲南非我有也

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自敍出自關中蓋漢高帝徙齊諸田關中而巴蜀關中近地遂蔓延于此今婺川縣有齊地圖猶稱齊田云諺曰思播田楊兩廣岑黃言大姓也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爲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川以獻僞夏明玉珍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立爲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以兵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秫稬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病苦永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自言願見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

故思州地當歸思州上曰思南叛歸僞夏時何不徑取屬汝耶畫土分疆是朝廷事安得擅有之琛復訐宗鼎諸不法事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傑汝矣琛叩頭受諭而還與宗鼎構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上乃遣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城中聞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夷曰首惡既擒餘無所問于是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咸斬之乃諭兵部尚書印全忠等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爲府治遂建布政司貴州以廷瓚爲左布政使時廷瓚已爲行在工部侍郎矣田汝成曰二宣慰之就擒也神謀睿策亦已周矣發單軺持尺札入夷落桑陰未徙而縛其兩雄市不易肆何其善哉迺今剪滅草竊直眇小耳符檄紛紜張皇漏洩蓋承平狃緻賞罰不章上不圖危而下不習武也

楊輝播州宣慰使也始祖鏗元時爲安撫使洪武初納款授宣慰使三傳而輝襲之怙富負險代恣豪舉輝二子長友次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特嬖之屢欲奪嫡而安撫宋韜長官毛釗等不從曰楊氏家法立嗣

以嫡不以長主公奈何紊之以啓亂階輝不得已乃嗣愛而孽友之心終不解倖客張淵日從慂之因說輝曰主公欲貴孟主何不別爲孟主地雙貴而朋立是使孟主創業而傳世也輝曰爲之奈何淵曰天壩諸苗主公部境也山箐險遠憨而易凌誣之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則事爲有名矣輝大喜乃疏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可乃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諸苗被戮者千餘人輝通賂于瓚瓚乃陳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馘誠設安撫司于安寧以友爲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使授官一如所謀既而爛土諸苗賚果等忿天壩以無辜受戮也時時攻安寧瓚又疏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修怨于淵淵屢謀殺愛不克四川御史鞫之淵以妖言坐死友愛皆論死贖免之友削官竄保寧無何友黨篡友以歸與愛仇殺不已而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司于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爲安撫使而相宣慰屬治四川如故然其仇

固自若也諺云骨肉讐醢參商播凱田汝成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一妄夷酋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覈實而遽許與師非狥情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邊徼其後展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貸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部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膂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為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蓄産而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它苗刼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為勦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誣之為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以為寨主弘治間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帥皆為溪解鏞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通始慷慨陳列根株鏞曰阿溪所任何人而能通賂上官通曰彼獨藉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必先刼此二人乃可舉耳鏞曰諾通謝去翌日將校廷參鏞曰吾欲取阿溪計將安出曾因陳溪刺謀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

可鏞曰汝自舉之曾曰無如陳總旗也鏞曰可與偕來少選曾偕瑞入見鏞訊之瑞亦言難狀鏞曰而但誘之出寨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而出苗俗喜鬬牛瑞乃牽牛至中道伏士百人于牛旁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不及來見公耳溪曰都堂如何瑞曰懦怯無能爲也溪曰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爲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賂之如何瑞曰公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貨溪遂酌瑞縱談鬬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較公家牛何如溪曰寧有是乎我當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溪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同往鬬之優劣可決也溪曰然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鬥狀忽報巡官至矣溪刺猶笑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擒溪刺刺手搏傷者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見鏞磔于市一境始寧田汝成曰溪刺雖奸雄不過草竊鼠子耳而上下張皇功歸督撫當時方面之臣提兵而巡守者尚得謂有人哉其事瑣碎不足錄錄之殆有深意焉慮邊事而無謀雖小亦敗矣

阿向者都匀府部苗也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囤爲亂囤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上有天池雖旱不竭精糧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宣慰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囤下相持三月仲視絕壁無可爲計者令軍能爲猿猱者上絕壁垂繳下引至囤者呼曰天兵上囤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數千人黎明水西軍蟻附上囤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鬬格而擅殺及黎明後殺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賣路走賊阿向者共其黨二百人免囤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官兵戍囤月餘阿向復糾爛土黑苗襲囤盡殺官兵克宅欲勒兵勦之田公汝成獻書曰凱口囤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爲姦者皆內儲糇糒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迺敢陸梁以延歲月乃今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讙呼而起非有旁

寨渠酋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跧伏其中無異甕缶襁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轂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刺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楞腹張空拳瞑目而前以攖貔虎是曰刀踞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朝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踰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爲生也夫蠻陬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畧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趣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避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强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蓐食居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勒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瘦之屍槁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鏖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鋭或晨昏惰臥刁斗失鳴則刦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

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安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賡見脅人狃于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儌一獲彼既鑒于前車我復襲其故智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囮之策不可不距也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牂牁之巨扼也崇山密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橫鋌人不得並蹋迺遣一二眇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久持往者爐山之變亦甚獗橫幸蒙前列刊木鑿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綿弱失其疆場頤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迺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效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旌屬編之氓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闤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快人心而伸國法也克宅閱書不省集三司問討參將李宗佑曰是未可以猝破也曩賊

負固久矣屢招屢叛狃以爲常故渠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覬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尅也迺今諸賊懲于剗劓之餘憤噪而集棄殊死以待我我軍新罷負担未弛勞勩未舒強馳而起之氣鼓不作以棄死之酋乘強死之軍難以濟矣克宅笑曰君何怯也吾欲以一騎勒千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言何冒公獨不聞窮寇者勿逼乎一盜横戈于市卽萬人辟易非一盜能偶萬人也必死于有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乘知彼知己百戰不毀迺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猝破也克宅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避實擣虛乘勝者馳挫鋭者披譬之破竹有餘力矣緩之賊且完壁儲餉益難爲功宗祐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恭敵無曠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狃也蒲騷之役卒狃莫敖定陶之賊竟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爲未若強弩之末不可穿魯縞也克宅艴然曰李君一何菅蒯我也乃強檄宗祐宗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殊死禦我軍我軍敗績賊遂擁宗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贖宗祐出之事聞克宅落職勒安萬銓勦之萬銓乃

招阿向許以不死責王仲武均其田而亂始息田汝成曰軍旅之交拔敵乘勝將無紀律貪功以逞縱其逸德則玉石俱焚然第以戒攻城邑勦村堡者言耳猾賊結巢據險以抗王師此其中寧復有良民哉首惡未擒而禁殺逸賊自貽伊戚驕慣駢集愎諫輿師損威辱國書生不諳軍法往往如此嗟乎將者民之司命存亡判于呼吸之間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安得斯人而與之談哉

芒部諸夷無知犯順朝廷命將征討法在不赦時李公承勳爲巡按出諭曰念爾諸夷皆吾赤子中間猖亂爲惡止于一二人今欲不分善惡玉石俱焚情甚可憫況爾芒部先年上司處置過當近又遭知府程洸激變情有可原處但爵命非各官所專亦非爾夷可能要挾必須輸情服罪獻出首惡則上司可以奏處朝廷可以寬待等因各備行前來各職遵奉牌案事理督同永寧宣撫奢爵選差的當目把者烈者台等引領前去卻佐地方省諭官目人等仍行冠帶舍人魏寅等量帶軍兵前去鎮雄府地方協同阿濟帶等作急擒獻首要去後嘉靖七年閏十月

二十五日據懷德長官司阿濟等舍人魏寅等將殺獲首惡沙保全屍一軀從賊把者昌普冲首級三顆並生擒沙保妻沙斳普奴妻斳媽小男者諾阿岳皮甲二領長刀二把差把沙遮穩角者把與同鄉導劉洪等押解前來十一月初六日又據宣撫奢爵指揮宋師夔等將阿濟解到生擒普奴小男者革小奴子者兌差把事王大志等押解前來十二月又據阿濟魏寅等將殺獲賊首普奴全屍一軀沙堡姪白答首級一顆生擒奴子一名者墨又差目把沙遮穩角阿覺卜窩魁坤者用悞中者把者節白累阿黑者務等押解前來宋師夔等押解各陸續獻出及倍償原刦黃牛五十隻馬三疋驗實呈報到臣除委官查拘熟識人苛紀驗明白另行呈報外據各官勘得該府開設之初設立知府一員流官通判一員經歷一員隨司辦事原立火頭一十六名總管二名里長三名各管夷猓認辦糧差無亂近年以故土官隴慰娶水西女冲中爲妾所生長子隴慶次子隴沙剔隴壽又娶烏撒女冲叔爲妾隴慰故被姪隴福姦占冲叔生子隴政儒答女阿黑後隴慶故隴沙剔亦故遺下

鬼妻舍郎未曾婚配在于卻佐種住阿濟收伊爲妾後朧壽與朧政爭
官仇殺朧壽孤弱依憑先存今故沙保在于地方梧桐山住坐正德九
年朧壽見得朧政勢大不能抵敵搬移卻佐地方避住日久與嫂奢郎
相通有孕正德十一年正月十二日丑時生男乳名朧勝隨母住于舊
芒部府沙保寨撫養八年至嘉靖三年內告蒙上司將朧壽保送襲職
仍蒙暫與冠帶署管府事復被朧政計令族叔阿伯報仇陰謀殺死仍
欲謀滅朧勝彼時沙保知覺將朧勝幷壽遺下金銀手飾等及牛馬等
物俞路送往卻佐地方伊叔阿濟處護養見年二十三歲審據各耆老
把事火頭幷大小夷苗俱稱係朧壽眞正血脈夷情信服應該保舉及
查阿濟舊係長官白壽一族原係芒部和尚一種不係朧氏支派恐有
隱諱不的又經差人前去卻佐地方行取朧勝驗視親見該府年高耆
把拜道旁以禮迎接護送各夷實有歸服之心供報一詞再無異說及
查該府舊設耆老把事火頭村老見存名目額辦稅糧實貢馬匹額種
地土與新近添設學校陰陽醫學僧道守禦千戶所等衙門備細緣由

呈來各職公同議得芒部自改土爲流亂無寧日既該委官取具該司
官者目保舉隴勝供給前來相應俯就量授佐貳職銜署管本府印信
候三年之後果能鈐束夷民撫按地方奏復知府四長官司相應照舊
存留隴勝既擬復官則舊管把目歲辦稅糧朝貢額種地土相應清復
新設學校等衙門相應裁革其備禦一節議得威清兵備先年因西保
長官司管下阿得獅子孔二枝蠻民聚衆爲患謀殺土官奏設專在安
莊住劄控制諸夷後因芒部不寧暫于畢節撫處蒙巡撫貴州右副都
御史楊一漢題將貴州迤西原設兵備副使常在畢節住劄所轄畢節
烏撒赤水永寧四衛正與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永寧四府一司相對合
令兼制已經題奉欽依備行前來除遵依外但畢節東至安莊一十三
站西至普安一十二站每一出巡動經數月況原奉勅書所載地方如
安南普安衛州西連雲南霑益楚雄南接廣西田州泗城等處與程番
安順永寧等府州諸夷聯絡叛服不常見今安順州西堡阿得獅子孔
特險負固不納糧馬鎮寧州則有隴太奢姑之爭印普安州則有隆寧

適腔之爭官又與田州惡目郎狎郎豹仇殺不已本官俱該往來撫處禁治欲專于畢節住劄兼制滇西地方不無過此失彼委實不便又況先奉川貴鎮巡衙門題稱副使舒表原籍四川銅梁縣人避法有礙要將本官改任另推叢本部准擬另處外今照副使韓士英原籍亦係四川人欲遵照畢節住劄兼制四府又與前議不合合無于貴州按察使暫添兵備一員請勅專在畢節住劄整飭永寧赤水烏撒畢節四衛及鎮雄東川烏蒙烏撒永寧宣撫四府一司操練軍馬禁止盜賊凡一應軍民詞訟官吏賢否俱聽管理其層台白崖摩泥普市黑張瓦甸等驛站鋪陳站馬錢糧通行總理若有地方夷情應呈四川者呈請四川應呈貴州者呈請貴州各鎮巡衙門定奪仍兼管分巡貴州道候事寧之日另議裁處其威清兵備乃照舊于安莊衛住劄及防戍軍兵查得沈泥七星黑張一帶係烏撒地方與鎮關相近層臺白崖一帶係陸肇地方與毋響相近屢遭前項夷民乘虛抵隙出沒爲患禍嫁芒部各該站堡惟防守之軍數少難于控制相應添撥查得貴州原議調防守官軍

層台二百名白崖二百名普市所一百名清水河二百名除清水官軍照舊外層台今加二百名白崖今加一百名普市所一百名共該官軍四百名俱于四川府州縣兵快添撥周泥站七星關貴州原撥有官軍二百名黑張站一百名除黑張站照舊外其周泥今加二百名七星關今加二百名俱該管軍四百名俱于貴州永寧赤水烏撒三衛添撥暫時防守事寧之日掣去前項站所既議添軍兵八百名畢節城池空虛議于貴州屬威清龍里二衛每衛量撥官軍一百名分番前來畢節幷貴州防守各處軍兵俱聽兵備操練簡閱振揚威武議照朝廷之威令以順逆爲予奪今諸夷既協效順當取其悔悟之心以爲柔遠之策臣等博訪輿情熟度事理爲處芒之計者其大約有七芒部設在川貴極遠之邊道路之險習俗之殊固嘗稔于聽聞今臣等親由永寧赤水以至畢節重岡巨箐馬不成列間關已是百倍又由畢節以至鐵鎖關而入備訪山箐益深道途益塞部落有名巢居非所人形獸跡據險爲安其飲食男女性情好惡與中土之人天壤懸絕其地不同是爲異域其

性不同是爲異類于是而強欲奪其故態此之馬湖易以流官非惟法不可行而勢亦是不能行況流官皇上之流官也土官皇上之土官也孰非臣子孰非藩屏其可與否惟在宜于人情合于土俗以地方獲安爲善計耳何擇于斯何利于斯而拘拘改流以病民哉隴氏之族止遺隴勝當時議者惑于疏遠過房與年少無知之說以故釀成改流之議今芒部諸夷無小大衆寡合詞保稱的係隴壽存日與故兄沙剔鬼妻奢郎所生夷人無綱常之理有骨脈之重例應從俗及備訪夷情隴勝以三尺之童而部落見之則跪可見犬羊之類執性最堅其幾于勢有牢不可破者矣平時人皆知之能言之而不敢輕爲議復者以事體重大疑而未決及查得副總兵何卿先年任參將守備時常舉呈四川巡撫衙門比以改流之說勝而事遂中止矣其過房恩養之說誠無所據及今奉勘合該部等衙門尚書桂蕚等會議得土官土舍或爭襲或仇殺朝廷與師問罪甫定之後建議者即欲改設流官及流官再設而土夷隨叛殺人奪地比昔尤甚蓋作惡者不過一二人今乃一二人之惡

而遂致改易一府一州拂其體心違其約信所謂犯衆怒也是以屢勦屢亂而兵革卒無寧日合無凡有土官惡逆被勦戮者通拘所部頭目令其舉保應立足以制服夷衆之人或土官之子孫弟姪族人但爲衆所推服者卽立之以次序旁出之爭息矣等因備咨前來通行曉諭由是夷夏之大分以明地方之羣疑始解繼以罷兵息民之旨下而夷情輸服捷如影響昔唐裴度有曰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歛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致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與今日處芒部之事蓋有合千載而一致者矣該府舊曰芒部新曰鎮雄據法論理官可還其故物府難服其舊名宜崇新命仍曰鎮雄使隴氏子孫世知先代爭官仇殺起兵攻討革府還官之故庶犬羊之性有所警戒而朝廷之威令永永如一日也該府原無屬司近因改流于卻佐立懷德長官司見任阿濟毋響立威信長官司見任祖保夷良立歸化長官司見任白壽落角立安靜長官司見任阿萬今規畫旣定及查各該地方周圍數百餘里相應照舊存留責令各守地方一應應納糧草應當站馬應辦朝

貢與大小事情悉聽該府約束如有抗違及部下夷酋不時竊發負險剽劫及結交鄰府幫助為惡各該地方追問懲治龐氏之禍其始而嫡庶爭官互相仇殺事宜于處而當時誤于用兵事亦往矣既而改土為流沙保激于知府程洸之乖方遂糾衆興兵縛官奪印罪誠有之今族滅無遺類上足以昭國法下足以懲橫逆而阿濟等雖有微過亦可以將功贖罪若復追其既往究沙保昔時之僞以正罪責夷狄于太過以絕其自新之路況昔之所以僞者若等垂涎官印所欲未遂而心有未服耳當時用事之臣既于險阻亦難于辨別今日舉巢之獻實皇上之恩威有以畏服其心而功出于異常茲為善後之計宜頒布威令赦阿濟等之罪以賞其有擒獻之功聲沙保滅族之誅風示夷虜以為覆轍之鑑如此則桀驁者知所戒而效順者知所勉賞罰明而夷情定矣芒部諸夷于烏蒙烏撒水西鹽倉東川等夷互相聯絡尋常因事仇殺與小醜出沒乘機竊掠乃其常事而畢節實諸夷出沒之所川貴藩籬之區必武備修舉而後外患潛消及查威清城方果南跨廣西之田泗西

接雲南之霑益利害所關亦不爲綏合無俯從舉議整飭威清兵備見
任韓士英住劄安莊衛專制安南普安一帶地方仍于貴州按察使添
設僉事一員請勅住劄迤西地方兼管該道分巡專制畢節烏蒙烏撒
鎮雄東川赤水永寧四府四衛一司合用軍士卽于四衛中取用仍于
新添馬步官軍三千數內存留一千于畢節應更番者更番應操練者
操練并錢糧站馬通屬管理其地方事體亦聽四川巡撫巡按節制如
此則官有專責而藩屏無空隙之乘人有忌憚而犬羊絕窺伺之念一
司之費有限而地方之賴甚多矣諸夷互相聯絡世結婚姻往往輒因
親戚以結仇怨如已故土官隴慰娶水西女冲中生子曰慶與壽繼娶
烏撒女冲叔姦生隴政既而仇殺水西則爲隴壽之助烏撒則爲隴政
之黨近日沙保凌犯畢節實由水西之勾引又水西乃原日從嫁之奴
事出有因禍實陰搆除沙保族誅以正其罪而外乞俯降綸音垂戒諸
夷令其各守封疆保身守職開自新之路以消聯絡之患于未萌之日
也以上事理臣等一一備訪夷情廣咨衆論而又驗之以往揆之將來

方敢集議上請乞勅兵部會議如果事理相應合無上稽聖人興滅之
典近訪國朝安南故事將隴勝量授佐貳或同知通判職銜署掌印信
俟三年之後果能鈐束夷人撫安地方保復知府流官通判照舊選用
及于畢節添設兵備以戒戎兵存留四長官司以資分理庶幾內治修
而外患戢矣其該府原設目把額辦稅糧舊管田地相應清復者與新
設學校陰醫僧道守禦千戶等衙門相應裁革者均乞議處俟命下之
日行臣等遵奉施行阿濟等夷仍乞頒布威令以示戒懲如是則法之
密者反以爲惠而威之重者益以爲恩而夷情之服永永如一日矣陛
下如不以臣等之言爲然或旁觀竊視者忌其成而撓以他說臣又有
至當不易之理爲陛下究竟而極言之且知夷狄之互相仇殺乃其常
事時時有之付之以犬羊待之以化外于理無不可者故諺語曰夷狄
相傷中國之利言雖鄙俚至道攸存萬一于流官有所損傷干係朝廷
臣子行止之間遽難輕議由是觀之夷之不可以爲夏地之不可以爲
流也斷斷然矣故自古帝王不法夷狄豈有所憚而不爲哉蓋欲以不

治治之乃所以爲治也此漢棄朱崖人以爲美唐處延陀人以爲戒往事有足徵者又鄒賢孟軻曰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民吾同胞所愛之赤子也夷吾異類所不愛之犬羊也朝廷仁同覆載德並帝王願無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天下幸甚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往往有之與民夷混雜通曰蠻夷其種甚多散處山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爲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民十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沿襲大抵獷技猜禍絕禮讓而昧彝倫惟利所在不顧廉恥喜則人怒則獸睚眦之隙遂致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爲仇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斷斷助之即抗剄不悔諺云苗家仇九世休言其不可遽解也其人椎結跣躡陟巖穴躐荆棘捷如麋麞斑衣左袵或無衿襠竅以納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插鷄尾于顛負籃挖弩遇便輒鹵掠冢突箐中不可搜捕未娶者以銀環飾耳號曰馬郎婚則脫之婦人雜海

毗銅鈴藥珠結纓爲飾處子行歌于野以誘馬郎淆淫不禁仲春刻木爲馬祭以牛酒老人並馬跣箕未婚男女吹蘆笙以爲歌淫詞謔浪謂之跳月中意男女論姸媸爲聘貲贏縮貧而逋者遞歲索之卽髮種種長子孫不貸也飲食惡草好以蕎灰和林粥釀爲臭瀋以魚肉雜物投之曰醋蛆蚋叢嘬以爲珍具矜富羨者則曰蓄醋桶幾世矣歲時召親戚撾銅鼓鬬牛于野封其負者祭而食之大觵若掌以牛角授子孫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幾要約無文書刊寸木判以爲信爭訟不入官府卽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推其屬之公正善言語者號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以一事爲一籌多至百籌者每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凌于某其人不服則置之計所置多寡以報所爲講者曰某事其人不服所爲講者曰然則已不然則人往講如前必兩人咸服乃已若所收多而大度其人不能償者則勸所爲講者擲一籌于天一與地一與和事之老然後約其餘者則負償之以牛馬爲算凡殺人而報殺過當者算亦如之言語侏儒甚者重譯乃解與其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踰

于親串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芒稱人曰反自稱亦曰反
猶晉之言咱吳之言儂也不知正朔以鼠馬迄于牛言之亦加之歲首
以冬三月各尚其一曰開年占卜以鷄骨推之視其骨以斷吉凶或折
茅爲兆病不服藥禱鬼而已不愈則曰鬼所𣏌也棄之不顧謂其巫曰
鬼師死喪無服或瘞或不瘞大抵諸苗之俗婚姻畧同而喪祭異善爲
蠱毒無形而毒無有物中之皆能殺人或言蠱有神熠燿若月以昏暮
流人家爲祟以其日作蠱浹辰而出之以中生人則已無生人則主人
以其身服蠱解而哇之否則神將蔓殃于其室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
羊二種擇懸崖鑿竅而居不設茵第構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而不輓
犂以錢鎛發土耰而不耘男女躧笙而偶免乳而歸其聘財親死不哭
笑舞浩唱謂之鬧屍明年聞杜鵑聲則比屋號泣曰鳥猶歲至親不復
至矣在獨山爲九名九姓苗狙詐而饕誠以元日爲把忌杜門不出二
七而解犯之者以爲不祥鳥羅着可以三月一日爲忌二十五日而解
在平樂爲紫姜苗嗜殺尤甚得仇人即生啗其肉夫死其妻嫁而後瘞

曰喪有主矣在白納爲賫命苗其俗賤老而貴少父老則拽而鬻之在葛影葛商爲短裙苗以花布一付横掩及骭在洋洞之間爲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爲市夜臥必圍爐措火不施衾枕燕會擊長腰鼓爲樂以十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日以夜靜出之云不忍使其親知也在陳蒙爛土爲黑苗又爲夭苗緝木葉以爲上服女子甫十歲卽構竹樓野外處之以號淫者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此皆苗俗之大略也蓋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外事故其俗不移無公家更踐之紛固其民隨縵土無疆界蓏蟲而蟻食物常故皆呰窳偷生而亡積聚不通文字絶先王禮義之教故枝柱淫佚與鳥獸同歸亦可閔也羅羅本盧鹿而訛爲今稱有二種居水西十四營寧谷馬場漕溪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爲白羅羅亦曰白蠻風俗各同而黑者爲大姓羅俗尙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卽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自羅甸東西君自紀夜郎牂牁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則以道名皆羅羅之種也羅羅之

俗愚而戀主卽虐之赤族猶舉其子姓若妻妾載之不以爲仇故自火濟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椎結跣蹻荷氈帶笠而行腰束葦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菔富者以金釧約臂悍而喜鬭修習攻擊雄上氣力寬則以漁獵山伐爲業急則屠戮相尋故其兵馬爲諸苗冠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若蛇然也亦有文字類蒙古書者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七一抄飯哺許摶之若丸以七躍口食已必漱臓刷齒以爲潔作酒盎而縮以蘆管碎飲之男子薙髭而留髯夫人束髮纏以青帶烝報旁淫靦不恧也父死收其後母兄弟則妻其妻新婦見舅姑不拜祼而進盥謂之奉堂男女居室不同帷第潛合如奔狼而多疑忌相賊也白羅羅之俗略同而飲食惡草盛無盃盤纍以三足瓷灼毛齧血無論鼠雀蚳蟻蠕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彘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女子以善淫名者則人爭娶之以爲美也人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以販茶爲業

狆家雖籤蹏屩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匙而不筴衣裳青色婦人以青帛蒙髽若冒絮之狀長裙細積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彩布一方若綬仍以青布襲之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尙魚蝦而禁禽獸之肉葬以傘蓋墓期年發而火之祭以枯魚以十二月爲歲首俗尙銅鼓中空無底時時擊以爲娛土人或掘地得鼓卽譸張言諸葛武侯所藏者富家爭購卽百牛不惜也

龍家蓋卭筰龍氏之裔訛爲今稱其種有四在康佐者獨蕃恣睢懷奸難與約束好于深林薦莽之間狙伺圍奪急則竄貪而尙仇常以盃美爲人犇命責逋負秒忽不能少忍近溪者人尾瀧擉魚鼈猾若獺尾瀧者猶華水下也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斑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者以薏苡代之春時立木于野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對旣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醜者終身無所取雖人死則杵擊椎塘和歌哭椎塘者臼也舁之幽巖祕而無矣七月七日祭其先塋與狆家同族而衣尙白喪服則易以青婦人緇布作冠若馬蹬加髻以笄束之在寧

國西堡之間者多張劉趙三姓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以尖笠覆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康佐同

卬筰冉氏之裔今酋陽烏羅部落之長多冉姓者一曰冉家蠻謡之曰南客子其族散處于沿河佑溪婺川之間跋扈不讓尚武而善獵得獸必祭而後啗之地有砂坑深者十五六里昏黑不辨咫尺土人以皮帽懸燈而入鑿匡石而採之白石若磬謂砂牀其良者若芙蓉箭鏃籤籤道落如榴房之解也碎者末以燒汞爲朱謂之心紅民間貿易用之比錢楮焉坑中往往得敗船朽木莫測所自砂汞有毒氣能殺人採砂汞滿三年者多死人言飲丹井者壽又言術士能凝汞成銀煉硃砂成金服之可以飛昇此皆幻妄迺今採者纍纍橫死無算也仙壽之說安所徵哉

僰人漢爲犍爲郡唐爲于矢郡蓋南詔之東鄙也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僰言使偪寄于夷也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數珠持番呪祈禱輒驗多

有削髮爲僧者號曰提奢稍淳而易治聲音風俗與南詔略同謂其酋長曰法頭目曰陶猛謂虎曰金羅波

峒人一日峒蠻散處于牂牁舞溪之界在辰沅者尤多言語侏𠌯尚仇而喜殺情于耕作男子科頭徒跣或趿木履以鏢弩自隨暇則吹蘆笙木葉彈二絃琵琶臂鷹逐犬爲樂婦人短裙長袴後垂刺繡一方若綬胸亦如之以銀若銅錫爲錢編次繞身爲飾富羨者以環綴耳纍纍若貫珠也溽暑男女羣浴于河冬月以茅花爲絮男女好拋毬相謔偶意者奔之謂之偷香飲食不食鹽醬人死以尺帛裹頭爲服爭訟不入官府以其長論決之號曰鄉公

猺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連巴蜀皆有之椎結斑衣兒時燒鐵石烙其跟蹠以油蠟沁之重趼若鞹兒始生秤之以鐵如其重漬以毒水及長鍛而爲刀終身用之試刀以斬牛仰刀牛項以肩負刀一負而誅者良刀也婦人黥面爲花卉蜻蜓蝴蝶之狀蹋歌而偶奔者入巖峒插柳辟人嫁則荷傘懸草履一兩從入夫家示行色也採竹

木爲屋編篾而不漏繩楅葦實覆以箐茅樹畜粟豆羊牛雜雞以爲饗不足以山伐獵獸而續之燔爨草具毛血淋漓雖富者亦惟多釀酒時時沉酣爲樂耳不知世有珍羞之和餔歠之華也山田瘠埆十歲五饑急則隳突漢界持短鎗控大弩毒矢刲剽墟落踉蹌篁薄中飄忽往來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者前卻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御刀而手射人矢盡便投弩挾刀與鎗俱奮山中多杉板滑石胆礬茴香草果檳榔諸藥物時時竊出市博魚鹽又多散地肥而多稼四方亡命若避徭賦者此爲逋藪淆雜夷中爲之通行囊橐鄉導分受鹵獲結黨既夥則公墮城堡刲官寺故廣之東西歲苦兵事諺云比年小征三年大征然亦廑矣史氏槃瓠之說雖恍幻難稽然徭人皆槃姓者或訛而爲盤云徭獞雖異族而信鬼畏誓大略相同在唐虞謂之要服蓋以信義要質而已秦時與板楯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宋時范成大帥廣西時令諸徭團長納狀云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鈐束家丁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

翻背者生兒成駁生女成猪舉家絕滅不得對好翻非偷寒送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殺戮也自是帥事二年諸猺無及省界者

犵狫一曰犵獠其種有五蓬頭赤脚矯而善奔輕命而死黨觸之則麻沸而起得人片肉卮酒即損軀與之蹈奔湯火花布者為花犵狫紅布者為紅犵狫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殯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崖穴間在本伐者為打牙犵狫慓悍尤甚善殮百物之毒以染箭刃當人立死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云以贈永訣也在新添者為剪頭犵狫男女蓄髮寸許死則積薪焚之又有猪屎犵狫者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面經年不靧得獸即咋食如狼

狇狫其俗與犵狫略同掘地為爐厝火環臥不施被席以牛衣藉之死則男女羣塚挽力而瘞之云為死者避壓也⿰犭羊獷一曰揚黃其種亦夥石阡施秉龍里龍泉提溪萬山之界往往有之生理苟且荆壁四立而不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

刀操苟柳以漁獵爲業元宵端午架鞦韆羣戲遂以淫奔把忌以三月之朔父母死則焚其衣服殆其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往往蠶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爲夷二氏風俗略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文字勤于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女子笄而短裳埜飯蔬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蹷者蔡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

異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偶人死不哭遶屍而歌謂之唱齋

黎人者烏蠻也今爲瓊崖儋萬四州治黎有生熟二種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役稍同編氓多符王二姓有地有五指山山之中皆黎族盤據聚而成村者曰峒峒各有主父死子繼夫亡妻及男子文身椎結挾刀控弩婦人戴笠繡衣有裙而無袴春時笄女戲鞦韆以誘散仔攜手蹋歌名曰作劇女伴互施針筆涅兩臉爲蟲蛾花卉名曰繡面以色絲和吉貝雜織爲錦釀酒多雜榴花地產水沉龍涎犀象翡翠珠璣異物親死不哭唉生牛肉以表哀痛埜則舁櫬而行前以雞子

地不破即為吉穴也客至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客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選置酒先以惡草具進客食不疑乃喜更加餚款曲即親串高會不脫兵仗三爵後請各弛備然終不離酒所磬欬為忤便挺刃相戕時時剽掠省界為害也

蛋人瀕海而居以舟為宅或編蓬水滸謂之水欄以魚釣為業辨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善入水採珠螺以繩引石鎚人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龍之觸得珠螺則以刀擊其繩舟人疾引而出之稍遲則其氣絕矣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深目猳喙以採藤捕蠣為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曰盧亭云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云其江發源柳慶東遶潯川碕矗磯排灘瀧洶湧兩岸萬山盤礡六百餘里西北聯武宣縣迤邐而東綿絡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州縣截以府江西南接貴縣依左江山脈下包桂平帶平南抵藤縣浸㴐蒼梧大抵藤峽面勢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為前庭

象山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而右貴縣之龍山左藤縣之五屯若兩臂也峽以北巢峒星列不可殫名而西蘿綠東紫荆後根姜老鼠白面橫石寺塘桂州匪儸女關九層樓尤極險阨入者緣木攀蘿往往迷徑而返峽以南山稍廉瘠而牛腸大岵大寺白銀大灣諸村亦皆倚江立寨四塞難通自紫荆折而稍東爲茶山爲力山力山之險三倍藤峽又折而東北爲永安又東爲滕朧二峒荔浦之境也自紫荆折而東北爲沙田爲林峒迤北折而稍西爲羅運羅運之險又倍力山其後爲長洲象洲修仁之境也自紫荆折而南爲鵬化爲大同平南之境也又折而東爲五屯藤縣之境也萬山之中猺獞盤據各有宗黨而藍胡侯盤四姓爲之渠魁山多緩土沃而斂樹諸猺皆側耕危獲不服租庸茶山羅運之陝谺閼巃嵸沈雲晝結懸蹬迴繞絕壁臨溪手挽足移十步九折其幽崖奧谷是生狑人雕題高結狀若猩狒散育莽中不室而處饑則拾橡薯射狐鼠雜蜂蟻蚳卉衣血食言語侏儺雖四姓諸猺亦莫能重譯也諸猺憨悍難曉好殺輕生憚見官府往往通向化猺老結城市豪

強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爲之耳目泄漏緩急朝發夕聞大抵自藤峽徑府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爲中界諸賊往往相通互爲死黨而力山之人善以毒藥傅弩矢中者立斃故能東助府江西援藤峽藤峽之巔立而還眺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舉趾故軍旅所集盱睫而知急則狶竄林中不可搜捕廣西之諺有之盎有一斗米莫泝藤峽水囊有一陌錢莫上府江船景泰中猺酋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萬人攻墮郡縣戕執吏民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爲之響應其勢益張守臣惶恐率以甘言噢之賊愈驕縱變聞京師會京師有也先之戒未遑也天順中詔捕得大狗者賜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鯨鯢風起所至丘墟兩廣三司皆戴罪守臣莫保朝夕憲皇帝卽位集廷臣問討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爲功長其桀驁譬諸驕子逾惜逾啼非流血撻之其狂不止竊見浙江右參政韓雍謀勇拔萃文武全材求之廷僚罕與倫比陛下誠以討賊委之斯人可逭南顧上然之乃以雍爲左

僉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爲遊擊將軍太監盧宣陳康監視軍務督餉則戶部右侍郎薛遠紀功則監察御史劉慶汪林而閫外之事一以屬雍勅曰將士有功者自署置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僉曰兩廣殘破盜賊蜂屯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四出隨即撲之候其團結乃可圍困耳雍曰不然是𢿘禍也大藤峽乃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郡縣逾破諺所謂救火焉而噓之者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旣殲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金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擊滅之毅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栗九月至桂林召諸將按圖而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窟也密箐重巖人不旋踵三時

瘴癘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歲兵孥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待其自斃耳雍曰不然峽山潦闊歧路紛糾輪囷六百里間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恚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志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以褫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以總兵歐信左參將孫麒高端都指揮夏正葛宗蔭指揮王瑛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路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以都指揮白全楊璵張剛王玘彭倫夏鏜柴政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以左參將孫震指揮程文章千戶李慶等巡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總兵歐信等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横石諸崖令都指揮夏正曰林峒砂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荆竹踏良胸右營牛腸大岵等寨賊皆遁入桂林横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

我師雍鏖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級三千二百餘以明年正月初望班師招其流冗千餘人編爲民戶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亙兩崖諸蠻蟻渡若從杠然故以名峽至是斬之改斷藤峽也捷聞上大喜賞賚有差雍乃上言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悖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率僅已剪除餘孽尚遺千數頑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泮渙再起謹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鞫推在禁五載竟無證佐臣愚以爲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曖昧之言訏自中冓卽使文傅成獄亦且稱屈有詞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徼陛下若宥其宿眚放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爲諸猺之長撫安流冗墾開菑畬彼且畏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剪遂至橫行故制盜于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盜于既張疲萬人而不足以擒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

類以流官不辨土音不諳地理沿牒遷轉終難責成臣部下土人李昇陸善政胡淸任眞二陸明貴零扶寨等皆久參行伍亦効勤勞至于土俗人情尤善隊說若量授一職必能保障一方況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爲宜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恩隆巡檢司于碧灘與館驛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援往來邏遏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助流官因俗防守至于藤縣五屯藤峽之左臂也實生獞人與猺異黨洪武初獞首覃福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福爲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旣物故而部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遣千戶李慶招之諸獞莫不提刃應援臣以爲南蠻之俗憚見流官兼懷舊穴異者遠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此照遷江屯所就于本土開設千衛衙門因俗通治以李慶爲之酋帥以福孫仲瑛爲之吏

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磯有警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斂疏入上皆嘉納行之乃設武靖州于潯州以岑鐸知州事而五屯千戶所及諸巡檢司皆如雍議也自是民有寧宇者二十餘年正德間遺孽漸蔓而峽以南尤甚橫江禦人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嗜者魚鹽耳可委而啗也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諸蠻就水滸受去江道稍疏金遂自以爲功疏其事請名曰永通峽詔從之未幾諸蠻緣此征商無算稍不愜卽掠殺之必賂求乃免于是潯人爲之語曰昔永通今求通求不獲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役振旅潯州父老言狀守仁以二萬人勦之斬首六百級自是峽南稍平而峽以北遙起武靖州知州岑邦佐實曲蔽之賊益恣肆其酋侯勝海居弩灘爲亂而武靖頭目黃貴韋香與勝海有隙且利其田廬乃言指揮使潘翰成曰貴等力能撲殺此猺翰臣素佻健寡謀遽喜曰任若等爲之十六年五月貴香乃誘勝海市中刺之其弟公丁噪衆城下殺廂民二人去僉事鄔閱左參將孫繼武諳都

御史潘旦言狀請征之右參將沈希儀在座諫曰猾賊未易取也須閧
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恚恨謂閔曰是夫戔戔攘功
者閔然之遂還潯州以千人泝流擊弩灘賊皆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閔
乃張言賊已斂跡請堡戍其地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滅威不彰立堡
難守非便旦不聽六月堡成閔命黃貴韋香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曰侯
氏田廬任擇處不禁于是諸猺大憤而岑邦佐亦忌貴香等擅利復從
恿之公丁遂鳩其黨二千人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香僅以身
免變聞旦媿怒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之詔
曰可已而閔繼武皆落職會旦亦去右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集
諸司等問計曰諸君度峽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公
曰往歲七山之賊也亦已少矣沈希儀曰欲剪滅此非八萬人不可蔡
公曰往歲西山之賊也不旣多乎副使翁萬達曰二君之論皆是也竊
聞之兵法有侵有伐而兩廣之軍政有勦有征襲而取之曰勦明以攻
之曰征由張君言則勦也由沈君言則征也雖然今日之舉賊備我久

矣勦之無得從沈君言便蔡公然之會有安南之議未違也已而公丁等益横放草竊潯人苦之萬達言狀督府乃議亟舉而巡按御史鄭堯臣贊畫甚力遂會安遠侯柳珣以單事屬萬達且曰苟得渠魁則餘可掠取也百戶許雄者素通猺爲盜萬達廉其跡以死刦之曰能擒公丁乃貸雄惶恐頓首願效力自贖萬達故言公丁誠輸款良猺也爲仇家誣搆乃捕繫訟公丁者數人責以起釁公丁果遣人列寃狀萬達陽許白之又畀雄百金子貸諸猺因以本業捐公丁公丁大喜惟雄所使會萬達按支郡而田汝成守左江萬達以計屬汝成汝成敬諾復召雄申飭之雄乃紿公丁曰若爲潯人指名久矣吾爲若危之分守公新到何不自陳言寇堡事他猺所爲也公丁信之隨雄來見復列寃狀汝成曰聞之誠寃也慰而遣之眴廂民被殺者家出敺公丁一市皆哄遊徼連逮入獄亟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言他猺爲之須鞫實乃坐君等誠爲公丁寃官府且釋之不然當共棄之以自救無以一公丁爲累本也諸蠻唯唯讋服咸願棄公丁無一譁者遂檻之軍門磔之于市汝成

乃言督府首惡已擒黨與安堵機會可襲無如此時開春雨水綿密崖蹬窄滑瘴癘鬱蒸非兵興之利也況消息一振魚散鳥驚雖有銳騎犀兵用將焉及督府然之會沈希儀病在告遂以副總兵經將左軍副使萬達監之會于南寧而指揮王良南朱升凌浦柳浦周維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僉事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同章屬焉爲紀功則副使蕭晚督餉則汝成暨右參政林士元已而副總兵經謂萬達曰首惡已俘餘黨褫魄王者之師示威而已請以少兵勦之何如萬達曰不可賊驚遁久矣勦之無功祇樹怨耳何威之示也經曰自古征蠻未有大得志而返者君今欲殲之也殲之不得必自招之招之不若容之以爲德也萬達曰不然戮不顯則威不揚威不揚則人心不懾人心不懾雖厚施不爲德也乃以二月丁未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以六千五百人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荊大冲根姜老鼠諸巢朱升以七千五百人由三等村渡藜水攻二髯石門石塘太安黃泥嶺諸巢柳浦以八千人由白沙灣攻道袍大井李儀洪

泥梅嶺諸巢周維新以七千八百人由沙灣攻藤冲竹埠胡塘綠水冲諸巢孫文繡以八百人由藤峽遡流與諸軍夾攻大坑巢右軍則馬文傑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廟從流而下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山而東攻羅淥上峒戚振以四千二百人攻羅淥中峒吳同章以八百人攻羅淥下峒南北夾攻之賊大窘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以兵邀擊之中斷復西奔壘斬千二百級捕得生口言官兵來時酋老約避敵毋結巢成化間結巢桂州厓九層樓官兵圍困破時無孑遺者今直漫走星散官兵逐我必疲曠日思歸且費饋餉退必速今東奔者已入羅運山矣經萬達移兵攻羅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而東遶出其背敵乃刊巨木塞隘徑道布蒺藜菰簽懸石樹杪急則絕之走坂如丸伏機弩毒鏢戟莽中觸者應聲而斃我軍皆以計發奪之新首百級賊愈大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者三日田州土木盧蘇復受賊賂斂軍綴之賊遂漫匿山中險不可攝捕得生口言祖父居羅運者八世矣未聞官兵之涉遊土也又言自此東去府江可二百里云會平

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弗靖經萬達復移兵勦之斬首五十七級先是諸賊亦有依結良民而匿其妻子牛馬者時部將獻策欲搜捕之萬達曰不可殲餘孽而擾良民兵家謬計吾將留此以示諸猺使知良民之利益堅其向化之心也乃以三月庚寅班師凡四十五日而畢役招其餘黨二百二十人降之而江南胡姓諸猺投順者十人藤峽悉平萬達汝成相與獻議于督府曰嘗聞乘威而佈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浹然立法貴于慎始更俗在乎隨時竊常細酌夷情博諏衆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略有七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猺之亂萌于怙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若非別理分疆劃其故宇終爲負固難以革新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峒皆南渡蓼水墾作便田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遶河源亦托處平原遠背山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詞若布之有幅而歛之有圈勿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墠于籠絡野鹿駭于牢籠故假借太寬則獷獸之性猶在約束太驟則簡野之俗弗堪按之故牒曾有准入狼家或附編民戶意非不美也

但入狼則土酋蠶食編民則廂里漁侵揆此二端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甲之法使十家爲甲甲有總五家爲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恆業能通漢音者爲之每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夷情周而復始勿屬之有司暫行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鑾風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入大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顧別貯一倉以便別會受廛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猺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北合于通都各立墟市招致諸猺貿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無貪擾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上抵柳慶下委潯梧蓋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猺憑據利地厚其徒黨袞兇鞠頑官司一切因循爲苟且姑息之法掊擊商賈瓦器魚鹽公爲齎給加以賂貽名曰常例以致狼貪無厭驕焰益張白晝橫江殺人剽貨舟楫孔道隔閡不通譬之聚羶而卻蟻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而建營堡戍以目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益重民艱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

若以此爲覆轍而遂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羣兇已滅賊黨歸降威振法行宜于更始况墟市既立貿易既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弱啓侮但磐灘浪灘兩處猺人既平地則遼曠舊穴恐有客賊乘之而賓旅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昔愼今一勞永逸則宜革豢寇之例杜賈禍之謀兩處灘磧各立營堡戍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遊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良猺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三曰設督備以控上遊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稍疏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攜隔應援爲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武宣住劄以備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參將提調量于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遊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牌符以便稽考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

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千來任州事尋復移治崇姜大宣二里之間爲蓼水北岸乃紫荆竹踏梅嶺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袤連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玘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千人爰居茲土暴虐其民以縱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爲快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宥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改益肆兇殘兕類啞人毒于狼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犇有孑存誅求無所又占管狼家以爲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之護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夤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朘削萬端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恣意馳蕩遠離汛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賄分贓頤以睚眦之怒縱賊諸猺攻墮營壘日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闊

難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爲民衛此與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以逃亡則兵不足以資矣乃徒擁我地譬之贅疣已爲不可況占管非所統率之狼兵而併吞其有以資淫虐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焉可宥也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比照遷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酋覃仲瑛爲吏目以撞民爲土兵以其地稅爲月糧以供軍食潯梧諸郡賴以藩屏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國初編隸桂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月糧若遷江千戶所則止有土兵原無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遷江事例改爲武靖屯田千戶所推選賢能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編爲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邦佐之子爲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參將每歲秋冬之際移鎮本州申令督察平南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廣闊民獞雜處節年稱亂控禦爲難議者欲于此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旣已改設則固可以遙制此方不必再議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煩財力集狼爲伍不費軍需

況軍官不職可以更置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弭盜以安民是力省于遷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五曰清狼以振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亡遺棄田土鞠爲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漸復業而殘兇漏網尚肆憑陵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官司議允招取歸德思里等處狼家徙潯護守就以絕戶田土給之納糧免差年代漸久生齒日繁引類招朋雜居民里有司因循紀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滑吏民又以絕逃產業招狼住種或將見戶田稅詭托狼名影射差役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民田日削民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專理其事清查冊額履畝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谿澗爲之疆界刊榜曉諭以防變更備書方冊每米一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均徭則編米五斗甲內狼丁雖已物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私田及佃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遇造黃冊俱附注本甲名爲畸零狼戶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除別甲其見在狼丁編爲保長保甲屬之武靖千戶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

查庶田糧不虧兵伍可足六曰處款兵以愼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款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僉有法選擇得人足爲民衛愼固邊防舊規民款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正戶掊尅貼戶之資轉僱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以丁糧多寡以爲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藝不諳膂力不剛而仕宦豪強往往挾勢占用逞奸曠役有司官員罷闒者不能淸查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賣閑反以此輩影替祇候夫隸旣入其直以充囊槖竊惟款兵身役親當僱當皆爲未便獨徵銀僱募選取驍勇之人乃濟實用但原編銀數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今正貼丁石編僉已定難以更改姑且量減每石每月徵銀五錢在官以充僱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爲率每月科銀六錢徵收僱募庶省民足兵之意皆在其中所募之人不論土著寄居民狼猺獞必求精銳閑曉武藝者充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外令各自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隊有甲四隊爲哨哨有長四哨爲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

甲則推選才力稍優者爲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爲之官得以制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間若有違犯紀律者二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付分巡謂之哨符每歲秋冬團習操練或有警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政修舉七曰榷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既通營堡既立凡修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資費若一一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斤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器九百一十三件折銀一錢八分次六百四十六件折銀五分又次四百五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猺名爲埠頭常例今既議革給猺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公用但鹽堆日久必有折耗而變賣展轉益滋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三錢以便出納議成督府從之捷聞上喜甚詔曰峽賊負固久矣今就勦滅江山滌清朕心嘉之

安遠侯珣加太子太保歲增祿米三十石右侍郎經進左侍郎兼副都
御史加俸一級各賞銀六十兩紵絲八表裏副使萬達參議汝成各賞
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經等俱進秩一級御史堯臣副使畹各銀二十
兩參將希儀銀一十五兩指揮王良輔以下陞賞有差田汝成曰自予
涉嶺右按圖牒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稍知破賊之略也大抵藤峽
府江相爲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得
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形勢雖迂猶可邏遏所慮者東奔耳
然南紫荆北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迫蹙譬之釜
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遼繞三百餘里萬山
參錯曲徑盤雲草樹凄迷疑若禾麥暴客蹊伏土著者少而外乘者多
奄息往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則狼竄麇跳無復踪跡故欲治府江則
恭城平樂懷渠賀縣修仁荔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
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嚮導探其塞易擾其耕耘賊必且警且
懼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

月之間懸兵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江亦涉迂疏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戇而易欺衞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爲私人危言千方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爲之掩惡埋奸透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宣露宿惡傳以隗詞聳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此則二江大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奸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奸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略弭寇之策庶其首端乎至于調發土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爲時通患大抵皆我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土官軍官聯姻一體而督府左右尤爲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頻徙分隔而情疏易于欺慢寡謀怯胆則相與搆浮言設險械𢿱以跋扈令我畏縮莫敢誰何若有罅可投卽誘以甘言啗以珍寶一受結納則視我爲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爲不足以戡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詰土

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即滿考不代庶土酋帖服
邊患稍寧耳

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在大寓西南百夷叢集其巨族曰僰人曰爨人曰麼些曰禿老曰些門曰蒲人曰和泥蠻曰白夷曰土獠曰羅舞曰撒摩都曰麼察曰濮人曰山後人曰哀牢人曰峨昌蠻曰解蠻曰魁羅蠻曰傳尋蠻各都部落莫考所起其後哀牢夷有婦人名沙壹居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有感而孕產子九人是爲九隆其後子孫繁衍分爲九族散處山谷遂爲巨姓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略巴黔以西至滇池可數千里以兵威定之會秦擊楚大亂蹻遂擁衆王滇至漢武時滇王請降置益州郡而哀牢夷不附漢光武二十七年渠酋賢栗求內屬奉朝貢明帝永平中渠酋柳貌率衆內附以其地爲哀牢博南二縣今之永昌府是也自是哀牢始通中國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瀾滄爲他人自後或附或叛莫考其世部下有仁果時者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號大白子國傳十七世至龐佑那蜀

漢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平益州封龍佑那爲酋長賜姓張氏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出山林從平地傳十七世至張樂進求而遜位于蒙氏蒙氏始與曰細奴邏九隆五族之三十六世孫也唐高宗永徽四年代張氏自立國號封民稱蒙舍詔詔王號也其族據地稱詔者五而蒙舍獨居諸詔之南故曰南詔傳三世至皮羅閣玄宗開元十六年皮羅閣以兵滅五詔盡有雲南之地尋爲中國破吐蕃開瀰鑾有功册封雲南王遂築太和城徙居之天寶五年遣其孫鳳伽異入朝授鴻臚寺少卿賜樂一部于是南詔始有中國之樂皮羅閣死子閤羅鳳嗣時楊國忠以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通褊急失諸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閤羅鳳不應虔陀陰表其罪閤羅鳳怒攻殺虔陀破姚州鮮于仲通將兵八萬討之次曲靖閤羅鳳遣使謝罪願還俘掠城姚州仲通不聽閤羅鳳遣其將段儉魏逆戰西洱河唐兵大敗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閤羅鳳遂臣于吐蕃揭碑國門明叛唐非得已也時楊國忠當國乃調天下之兵命李宓征之天

寶十三載閣羅鳳誘宓兵深入至太和城堅壁不戰唐兵糧盡饑疫死
者什七八乃引還閣羅鳳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
益發中原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二十餘萬人自是南詔與中國絕會
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略旁小國自廣改元長壽閣羅鳳死孫異牟尋
立清平官鄭回者唐故西瀘令也降于南詔以中國法教異牟尋乃僭
立五嶽四瀆王自稱曰元猶言朕也稱其臣曰昶猶言卿也官之大者
曰清平官以決國事猶唐之宰相也時吐蕃入寇常以雲南兵為先鋒
又重賦斂奪其彊隘南詔苦之鄭回因說異牟尋復歸唐異牟尋然之
會四川節度使韋皋遣人招異牟尋遂謝絕吐蕃復臣于唐德宗貞元
十年遣使賜南詔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之宴使者出玄宗所賜笛工
歌女曰先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頃之吐蕃與回鶻戰調南詔萬
人異牟尋陽以三千人應之而自將萬人踵襲吐蕃大破之遂斷鐵橋
韋皋復出兵助南詔吐蕃苦唐詔犄角竟不能報四傳至豐佑入寇成
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去自是南詔工技文織與中國埒

矣豐佑死子世隆立僭稱通皇帝國號大理屢寇四川陷交趾兵威大振僖宗乾符二年高駢鎭四川以兵擊敗之世隆始服蓋前後爲邊患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世隆死子隆舜嗣唐以安化長公主妻之一傳舜化眞而爲布燮鄭買所殺鄭買者鄭回七世孫也篡蒙氏自立國號大長和三傳至鄭隆亶而爲東川節度使楊干貞所擊殺立其清平官趙善政代之國號大天興未幾干貞廢善政自立國號大義寧石晉天福元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以兵討干貞滅之段思平者段儉魏之六世孫也生有異兆干貞忌之思平逃匿摘野桃食之核有文曰靑昔思平拆之曰靑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此日舉兵乎遂鳩黑爨等三十七部討之是夜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其軍師董伽羅解之曰公爲丈夫去首爲天玉瓶去耳爲王鏡中有影如人有敵破則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天福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滅楊氏而有其位國號大理死僞謚太祖皇帝四傳至思聰爲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旣平蜀欲因兵

威取雲南以圖進太祖鑒唐之禍基于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
非吾有也自是雲南遂不通中國而段氏得以覗臨僰爨以長世矣大
渡河者今四川黎州是也段氏七傳至思廉爲其臣楊義貞所殺岳侯
高智義以兵討義貞滅之復立段氏裔正淳爲帝賞罰政令皆出高氏
段氏控虛位而已宋紹聖間正淳遣使入貢求經籍得六經九家自是
雲南多文學之士矣又十傳至興智而爲元世祖所滅仍以其裔段
實爲大理總管尋授宣慰使至元五年以皇子忽哥赤爲梁王都善闡
今之雲南府是也至大德間中原版蕩梁王與段氏有隙至正二十三
年明玉珍僭號于蜀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走威楚諸郡悉亂大理
宣慰使段功以兵擊明玉珍敗之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𦲷主妻之奏
授功雲南省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而梁王曲意承奉以故功戀戀不
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章一促之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
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帷屏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
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悲生寃鬼哭功得書旣歸已而復往善闡

梁人私語梁王付阿蓋主孔雀胆一枚令乘便毒殺功主不忍夜私與
功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功曰我有大造于爾
家爾父待我甚厚何得有此主再三言終不聽明日梁王邀功東寺演
梵令番將格死之主聞變失聲哭曰阿奴不聽吾言果有今日阿奴雖
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守者萬方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
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
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踏裏彩吐嚕吐嚕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雲片
波鱗不見人押不盧花顏色改肉屏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霜瀟灑功
從官員外郎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其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
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
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綿酒休教洒淚頻梁王憐其才
厚恤之得隨功歸葬大理而功之子寶女僧奴恒不忘復讎僧奴將適
建昌華黎氏出手刺綉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父寃恨非男子不
能報此旗所以識也是年高皇即位金陵改元洪武而梁王尚據善闡

以梁王相通復奏舉實爲雲南左丞未幾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借兵
大理答書曰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
獻璧呑虞金印玉書爲釣魚之香餌繡閨淑女設掩雉之網羅平章已
亡兄弟磐絕止遺一㚟一奴奴再贅華黎氏㚟又可配阿䔲妃如此事
諾我必借兵如其不然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池時
來奏書後附以詩曰烽火狼烟信不符驪山舉戲是支吾平章枉死紅
羅帳員外虛題粉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限
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恨實入骨實聞高皇帝龍興奉表
歸款上降詔答慰之實尋卒子明以洪武十四年繼爲宣慰使壬戌春
上遣潁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將兵破善闡梁王把都鵠死段明懼
乃馳書友德等其略曰大理乃唐交綏之外國善闡亦宋斧畫之餘邦
地莫能傳中國之郡邑民莫能列中國之營屯征之而徒勞甲兵寬之
而海納鱗介乞依唐宋故事頒降雲南王印一顆大統曆一本律令一
部比年小貢三年大貢則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之分各安勞逸友

德英怒撻辱其使諭令速降明再上書其略曰善闡危如登天大理險倍投海計如漢武習戰僅置益州莫能全土雄若世祖駐蹕只緣善闡分裂餘區自古以講和為上全師為奇大國旣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備迨乎糧盡馬死將獨兵離爲天下笑書後附以詩有方今天下平猶易自古雲南守獨難之句友德等大怒督兵大進明兵大敗禽俘京師雲南悉定分置府縣比之中州矣